

本紀
列傳

梁書
四之十

滋賀縣尋常師範學校藏書

明治二十年一月調查

第
二
號

梁書卷四

帝紀第四

簡文帝

太宗簡文皇帝

諱綱字世纘小字六通高祖第三子昭明太子母

弟也天監二年十月丁未生于顯陽殿五年封晉安王食邑八千

戶八年爲雲麾將軍領石頭戍軍事量置佐吏九年遷使持節都

督南北兗青徐冀五州諸軍事宣毅將軍南兗州刺史十二年入

爲宣惠將軍丹陽尹十三年出爲使持節都督荆雍梁南北秦益

寧七州諸軍事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將軍如故十四年徙爲都督

江州諸軍事雲麾將軍江州刺史持節如故十七年徵爲西中郎

將領石頭戍軍事尋復爲宣惠將軍丹陽尹加侍中普通元年出

爲使持節都督荆雍梁南北秦沙七州諸軍事益州刺史未拜

改授雲麾將軍南徐州刺史。四年徙爲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平西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五年進號安北將軍七年權進都督荆益南梁三州諸軍事是歲丁所生穆貴嬪喪上表陳解詔還攝本任中大通元年詔依先給鼓吹一部二年徵爲都督南揚徐二州諸軍事驃騎將軍揚州刺史三年四月乙巳昭明太子薨五月景申詔曰非至公無以主天下非博愛無以臨四海所以堯舜克讓惟德是與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格于上下光于四表今岱宗牢落天步艱難淳風猶鬱黎民未又自非克明克哲允武允文豈能荷神器之重嗣龍圖之尊晉安王綱我生知孝敬自然威惠外宣德行內敏羣后歸美率土宅心可爲皇太子七月乙亥臨軒策拜以修繕東宮

權居東府四年九月移還東宮太清三年五月景辰高祖崩辛巳

卽皇帝位詔曰朕以不造夙丁閔凶大行皇帝奄棄萬國樂業

躋厝身靡所猥以寡德越居民上煢煢在疚罔知所託方賴藩輔

社稷用安謹遵先旨顧命遺澤宜加億兆可大赦天下壬午詔曰

育物惟寬馭民道著興王本非隸役或開奉國便致擒虜或

在邊疆濫被抄掠邦是競黎元何罪朕以寡昧創承鴻業旣臨

率土化行宇宙豈欲使彼獨爲匪民諸州見在北人爲奴婢者并

及妻兒悉可原放癸未追謚妃王氏爲簡皇后六月戊戌以南康

嗣王會理爲司空丁亥立宣城王大器爲皇太子壬辰封當陽公

大心爲尋陽郡王石城公大欵爲江夏郡王寧國公大臨爲南海

郡王臨城公大連爲南郡王西豐公大春爲安陸郡王新塗公大

成爲山陽郡王臨湘公大封爲宜都郡王秋七月甲寅廣州刺史

元景仲謀應侯景西江督護陳霸先起兵攻之景仲自殺霸先迎

定州刺史蕭勃爲 史戊辰以兵郡置吳州以安陸王大春爲刺
史庚午以司空南康嗣王會理兼尚書令南海王大臨爲揚州刺
史新興王大壯爲南徐州刺史是月九江大饑人相食十四五八
月癸卯征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蕭深藻薨冬十
月丁未地震十二月百濟國遣使獻方物

大寶元年春正月辛亥朔以國哀不朝會詔曰蓋天下者至公之
神器在昔三五不獲已而臨蒞之故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軒冕
之華儻來之一物太祖文皇帝含光大之量啟西伯之基高祖武
皇帝道洽二儀智周萬物屬齊季薦瘥彝倫剥喪同氣離入苑之
禍元首懷無厭之欲乃當樂推之運因億兆之心承彼犄角雲茲
讎恥事非爲已義實從民故功成弗居卑宮非食大慈之業普薰
汾陽之詔屢下于茲四紀無得而稱朕以寡昧哀榮孔棘生靈已

盡志不圖全僂俛視陰企承鴻緒懸旌履薄未足云喻痛甚愈遲
諒闇彌切方當玄默在躬棲心事外卽王道未直天步猶艱式憑
宰輔以弘庶政履端建號抑惟舊章可大赦天下改太清四年爲
大寶元年丁未天雨黃沙已未太白經天辛酉乃止西魏寇安陸
執司州刺史柳仲禮盡沒漢東之地景寅月晝見癸酉前江都令
祖皓起義襲廣陵斬賊南兗州刺史董紹先侯景自帥水步軍擊
皓二月癸未景攻陷廣陵皓等並見害景戍以安陸王大春爲東
揚州刺史省吳州如先爲郡詔曰近東垂擾亂江陽縱逸上宰運
謀猛士雄奮吳會肅清濟兗澄謐京師畿內無事戎衣朝廷達官
齋內左右並可解嚴乙巳以尚書僕射王克爲左僕射是月邵陵
王綸自尋陽至于夏口郢州刺史南平王恪以州讓綸景午侯景
逼太宗幸西州夏五月庚午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鄱陽嗣王

範薨自春迄夏大饑人相食京師尤甚六月辛巳以南郡王大連
行揚州事庚子前司州刺史羊鴉仁自尚書省出奔西州秋七月
戊辰賊行臺任約寇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以州降約是月以南
郡王大連爲江州刺史八月甲午湘東王繹遣領軍將軍王僧辯
率衆逼郢州乙亥侯景自進位相國封二十郡爲漢王邵陵王綸
棄郢州走冬十月乙未侯景又逼太宗幸西州曲宴自加宇宙大
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立皇太子大鈞爲西陽郡王大威爲武寧
郡王大球爲建安郡王大昕爲義安郡王大摯爲綏建郡王大圖
爲樂梁郡王壬寅景害南康嗣王會理十一月任約進據西陽分
兵寇齊昌執衡陽王獻送京師害之湘東王繹遣前寧州刺史徐
文盛督衆軍拒約南郡王前中兵張彪起義於會稽若邪山攻破
浙東諸縣

二年春二月邵陵王綸走至安陸董城爲西魏所攻軍敗死三月
侯景自帥衆西寇丁未發京師自石頭至新林舳艫相接四月至
西陽乙亥景分遣僞將宋子仙任約襲郢州景子執刺史蕭方諸
閏月甲子景進寇巴陵湘東王繹所遣領軍將軍王僧辯連戰不
能尅五月癸未湘東王繹遣遊擊將軍胡僧祐信州刺史陸法和
援巴陵景遣任約帥衆拒援軍六月甲辰朔僧祐等擊破任約擒
之乙巳景解圍宵遁王僧辯督衆軍追景庚申攻魯山城尅之獲
魏司徒張化仁儀同門洪慶辛酉進圍郢州下之獲賊帥宋子仙
等鄱陽王故將侯瑱起兵襲僞儀同于慶于豫章慶敗走秋七月
丁亥侯景還至京師辛丑王僧辯軍次湓城賊行江州事范希榮
棄城走八月景牛晉熙人王僧振鄭寵起兵襲郡城僞晉州刺史
夏侯威生儀同任延遁走戊午侯景遣衛尉卿彭儁廂公王僧貴

率兵入殿廢太宗爲晉安王幽于永福省害皇太子大器尋陽王大心西陽王大鈞武寧王大球義安王大昕及尋陽王諸子二十人矯爲太宗詔禪于豫章嗣王棟大赦改年遣使害南海王大臨於吳郡南郡王大連於姑熟安陸王大春於會稽新興王大壯於京口冬十月壬寅帝謂舍人殷不害曰吾昨夜夢吞土卿試爲我思之不害曰昔重耳饋塊卒還晉國陛下今夢得符是乎及王偉等進觴於帝曰丞相以陛下憂憤旣久使臣上壽帝笑曰壽酒不得盡此乎於是並賁酒餽曲項琵琶與帝飲帝知不免乃盡酣曰不圖爲樂一至於斯旣醉寢偉乃出僞進王囊王修纂坐其上於是太宗崩于永福省時年四十九賊僞謚曰明皇帝廟稱高宗明年三月癸丑王僧辯率前百官奉梓宮升朝堂世祖追崇爲簡文皇帝廟曰太宗四月乙丑塋莊陵初太宗見幽繫題壁自序云有梁

正士蘭陵蕭世續立身行道終始如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弗欺暗室豈況三光數至於此命也如何又爲連珠二首文甚悽愴太宗幼而敏睿識悟過人六歲便屬文高祖驚其早就弗之信也乃於御前面試辭彩甚美高祖歎曰此子吾家之東阿旣長器宇寬弘未嘗見愠喜方頰豐下鬚鬚如畫眇眇則目光燭人讀書十行俱下九流百氏經目必記篇章辭賦操筆立成博綜儒書善言玄理自年十一便能親庶務歷試蕃政所在有稱在穆貴嬪憂哀毀骨立晝夜號泣不絕聲所坐之席沾濕盡爛在襄陽拜表北伐遣長史柳津司馬董當門壯武將軍杜懷寶振遠將軍曹義宗等衆軍進討尅平南陽新野等郡魏南荊州刺史李志據安昌城降拓地千餘里及居監撫多所弘宥文案簿領纖毫不可欺引納文學之士賞接無倦恒討論篇籍繼以文章高祖所製五經講疏嘗於

玄圃奉述聽者傾朝野雅好題詩其序云余七歲有詩癖長而不
倦然傷於輕豔當時號曰宮體所著昭明太子傳五卷諸王傳三
十卷禮大義二十卷老子義二十卷莊子義二十卷長春義記一
百卷法寶連璧三百卷並行於世焉
史臣曰太宗幼年聰睿令問夙標天才縱逸冠於今古文則時以
輕華爲累君子所不取焉及養德東朝聲被夷夏洎乎繼統實有
人君之懿矣方符文景運鍾屯剝受制賊臣弗展所蘊終罹懷愍
之酷哀哉

梁書卷四

帝紀第四終

梁書卷五

帝紀第五

元帝

世祖孝元皇帝諱繹字世誠小字七符高祖第七子也天監七年
八月丁巳生十三年封湘東郡王邑二千戶初爲寧遠將軍會稽
太守入爲侍中宣威將軍丹陽尹普通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荆
湘郢益寧南梁六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荊州刺史中大通四年進
號平西將軍大同元年進號安西將軍三年進號鎮西將軍五年
入爲安右將軍護軍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六年出爲使持節都督
江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江州刺史太清元年徙爲使持節都督荆
雍湘司郢寧梁南北秦九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荊州刺史三年三
月侯景寇沒京師四月太子舍人蕭歆至江陵宣密詔以世祖爲

侍中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承制餘如故是月世祖徵兵於湘州湘州刺史河東王譽拒不遣十月景午遣世子方等帥衆討譽戰所敗死是月又遣鎮兵將軍鮑泉代討譽九月丁卯雍州刺史岳陽王譽舉兵反來寇江陵世祖嬰城拒守乙丑譽將杜蔚與其兄弟及楊混各率其衆來降景寅譽遁走鮑泉攻湘州不克又遣左衛將軍王僧辯代將

太寶元年世祖猶稱太清四年正月辛亥朔左衛將軍王僧辯獲橘三十子共蒂以獻二月甲戌衡陽內史周弘直表言鳳皇見郡界夏五月辛未王僧辯克湘州斬河東王譽湘州平六月江夏王大欸山陽王大成宜都王大封自信安開道來奔九月辛酉以前郢州刺史南平王恪爲中衛將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中撫軍將軍世子方諸爲郢州刺史左衛將軍王僧辯爲領軍將軍改封

大欸爲臨川郡王大成爲桂陽郡王大封爲汝南郡王是月任約進寇西陽武昌遣左衛將軍徐文盛右衛將軍陰子春太子右衛率蕭慧正雋州刺史席文獻等下武昌拒約以中衛將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南平王恪爲荊州刺史鎮武陵十一月甲子南平王恪侍中臨川王大欸桂陽王大成散騎常侍江安侯圓正侍中左衛將軍張綰司徒左長史曇等府州國一千人奉牋曰竊以嵩岳旣峻山川出雲大國有蕃申甫惟翰豈非皇建斯極以位爲寶聖教辨方賚名與器是知大尉佐帝重華表黃玉之符司空相土伯禹降玄珪之錫伏惟明公大王殿下命世應期挺生將聖忠爲令德孝實天經地切應韓寄深旦奭五品斯訓七政以齊志存社稷功濟屯險夷狄內侵枕戈泣血鯨鯢未掃投袂勤王能使遊魂請盟以屈膝醜徒銜璧而讐氣親蕃外叛豐均吳楚義討申威兵

不血刃湘波自息非築杜牧之壘峴山離貳不伐劉表之城九江
致梗二別殊派纔命戈船底定濤霍泝流窮討路絕窺窬胡兵侵
界鐵馬霧合神規獨運皆卽梟懸翻同翅折遂修職貢梁漢合契
肆犀利之兵巴漢俱下竭驍勇之陣南通五嶺北出力原東夷不
怨西戎卽序可謂上流千里持戟百萬天下之至貴四海之所推
也今海水飛雲崑山起燎魏文悲樂推之歲韓宣歎成禮之日陽
臺之下獨有冠蓋相趨夢水之傍尚致車輿結轍薶麥兩穗出於
南平之邦甘露泥枝降乎當陽之境野蠶自績何謝歐絲閑田生
稻寧殊雨粟莫非品物咸亨是稱文明光大豈可徽號不彰於葵
典明試不陳乎車服者哉昔晉鄭入周尚作卿士蕭曹佐漢且居
相國宜崇茲盛禮顯答羣望恪等稽尋甲令博詢惇史謹再拜上
進位相國總百揆竹使符一別准恒儀杖金斧以翦逆暴乘玉輅
而定社稷傍羅麗於日月貞明合於天地扶危翼治豈不休哉恪
等不通大體自昧伏奏以聞世祖令答曰數鍾陽九時惟百六鯨
鯢未翦寤寐痛心周粵天官秦稱相國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次朱
鳶北漸玄塞率茲小宰弘斯大德將何用繼蹤曲阜擬跡桓文終
建一匡肅其五拜雖義屬隨時事無虛紀傳稱皆讓象著鳴謙瞻
言前典再懷哽噎十二月壬辰以定州刺史蕭勃爲鎮南將軍廣
州刺史遣護軍將軍尹悅巴州刺史王珣定州刺史杜多安帥衆
下武昌助徐文盛

大寶二年世祖猶稱太清五年二月己亥魏遣使來聘三月侯景
悉兵西上會任約軍閏四月景午景遣其將朱子仙任約襲郢州
執刺史蕭方諸戊申徐文盛陰子春等奔歸王珣尹悅杜多安並
降賊庚戌領軍將軍王僧辯帥衆屯巴陵甲子景進寇巴陵五月

癸末世祖遣遊擊將軍胡僧祐信州刺史陸法和帥衆下援巴陵
任約敗景遂遁走以王僧辯爲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
胡僧祐爲領軍將軍陸法和爲護軍將軍仍令僧辯率衆軍追景
所至皆捷八月甲辰僧辯下次湓城辛亥以鎮南將軍湘州刺史
蕭方矩爲中衛將軍司空征南將軍南平王恪進號征南大將軍
湘州刺史餘如故九月己亥以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
王僧辯爲江州刺史餘如故盤盤國獻馴象冬十月辛丑朔有紫
雲如車蓋臨江陵城是月太宗崩侍中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江州刺史尚書令長寧縣侯王僧辯奉表曰衆軍薄伐塗次九水
卽日獲臨城縣使人報稱侯景弑逆皇帝賊害太子宗室在寇庭
者並罹禍酷六軍慟哭三辰改曜哀我皇極四海崩心我大梁纂
堯構緒基商啟祚太祖文皇帝狗齊作聖肇有六州高祖武皇帝
聰明神武奄龕天下依日月而和四時履至尊而制六合麗正居
貞大橫固祉四葉相係三聖同基蠢爾凶渠遂憑天邑闕闕受白
登之辱象魏致堯城之疑雲晨承華一朝俱酷金楨玉幹莫不同
冤悠悠彼蒼何其罔極臣聞喪君有君春秋之茂典以德以長先
王之通訓少康則牧豎撫職祀夏所以配天平王則居正東遷宗
周所以卜世漢光以能捕不道故景歷重昌中宗以不違羣議故
江東可立儔今考古更無二謀伏惟陛下至孝通幽英武靈斷當
七九之厄而應千載之期啟殷憂之明而居百王之會取威定霸
險阻艱難建社治兵載循古道家國之事一至於斯天祚大梁必
將有主軒轅得姓存者二人高祖五王代實居長乘屈完而陳諸
侯拜子武而服大轡功齊九有道濟生民非奉聖明誰嗣下武臣
聞日月貞明太陽不可以闕照天地貞觀乾道不可以久惕黃屋

左肅本爲億兆而鸞輅龍章蓋以郊禋而貴寶器存乎至重介
石慎於易差黔首豈可少選無君宗祏豈可一日無主伏願陛下
掃地升中柴天改物事追凶危運鍾擾攘蓋不勞宗正奉詔博士
擇時南面即可居尊西向無所讓德四方既知有奉八百始可同
期殘寇潛居器藏社處乾象既傾坤儀已覆斬莽輓車燒卓照市
廓清函夏正爲塋陵開雪宮闕庶存鍾鼎彼黍離離伊何可言陛
下繼明闡祚卽宮舊楚左廟右社之制可以權宜五禮六樂之容
歲時取備金芝九莖瓊茅三脊要衛率職尉候相望坐廟堂以朝
四夷登靈臺而望雲物禪梁甫而封泰山臨東濱而禮日觀然後
與三事大夫更謀都鄙左瀝右澗夾維可以爲居抗殿疏龍惟王
可以在鎬何必勤勤建業也哉臣等不勝控款之至謹拜表以聞
世祖奉諱大臨三日百官縞素乃答曰孤以不德天降之災枕戈

飲膽扣心泣血風樹之酷萬始不追霜露之哀百憂總萃甫聞伯
升之禍彌切仲謀之悲若封豕旣殲長蛇斲戮方欲追延陵之逸
軌繼子臧之高讓豈資秋亭之壇安事繁陽之石侯景項籍也蕭
棟殷辛也赤泉未賞劉邦尚曰漢王白旗弗懸周發猶稱太子飛
龍之位孰謂可躋附鳳之徒旣聞來議羣公卿士其諭孤之志無
忽司空南平王恪率宗室五千餘人領軍將軍胡僧祐率羣僚二
百餘人江州別駕張佚率吏民三百餘人並奉牋勸進世祖固讓
十一月乙亥王僧辯又奉表曰紫宸曠位赤縣無主百靈聳動萬
國回皇雖醉醒相扶同歸景亳式哥且誦總赴唐郊猶懼陛下俛
首潛然讓德不嗣傳車在道方慎宋昌之謀法駕已陳尚杜耿純
之勸岳牧翹首天民累息臣聞星回日薄擊雷鞭電者之謂天岳
立川流吐霧蒸雲者之謂地苞天地之混成洞陰陽之不測而以

裁成萬物者其在聖人乎故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黃屋廟堂之下本非獲已而居明鏡四衢之罇蓋由應物取訓伏惟陛下稽古文思英雄特達比以周旦則文王之子方之放勛則帝摯之季千年旦暮可不在斯庭闕湮亡鍾鼎淪覆嗣膺景歷非陛下而誰豈可使赤眉更立盆子隗囂託置高廟陛下方復從容高讓用執謙光展其矯行偽書誣罔正朔見機而作斷可識矣匪疑何卜無待蓍龜日者公卿失馭禍纏霄極戾景憑陵姦臣互起率戎伐類無處不然勸明誅晉側足皆爾刁斗夜鳴烽火相照中朝人士相顧銜悲涼州義徒東望殞涕懔懔黔首將欲安歸陛下英略緯天沈明內斷橫劍泣血枕戈嘗膽農山圯下之策金匱玉鼎之謀莫不定筭展帷決勝千里擊靈鼉之鼓而建翠華之旗驅六州之兵而總九伯之伐四方雖虞一戰以霸斬其鯨鯢既章

大戮荷校滅耳莫匪姦回史不絕書府無虛月自洞庭安波彭蠡底定文昭武穆芳若椒蘭敵國降城和如親戚九服同謀百道俱進國恥家怨計期就雪社稷不墜繫在聖明今也何時而申帝啟之避凶危若此方陳泰伯之辭國有具臣誰敢諫詔天下者高祖之天下陛下者萬國之歡心萬國豈可無君高祖豈可廢祀卽日五星夜聚八風通吹雲烟紛郁日月光華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飛鱸巨艦竟水浮川鐵馬銀鞍陵山跨谷英傑接踵忠勇相顧湛宗族以酬恩焚妻子以報主莫不覆楯銜威提斧擊衆風飛電耀志滅凶醜所待陛下昭告后土虔奉上帝廣發明詔師出以名五行夕返六軍曉進便當盡司寇之威窮蚩尤之伐執石趙而求璽斬姚秦而取鍾修掃塋陵奉迎宗廟陛下豈得不仰存國計俯從民請漢宣嗣位之後卽遣蒲類之軍光

極旣竟始有

長安之捷由此言之不無前准臣等或世受朝恩或身荷重遇同
休等戚自國刑家苟有腹心敢以死奪不任悽悽之至謹重奉表
以聞世祖答曰省示復具一二孤聞天生蒸民而樹之以君所以
對揚天休司牧黔首攝提合雒以前栗陸驪連之外書契不傳無
得稱也自阪泉彰其武功丹陵表其文德有人民焉有社稷焉或
歌謠所歸或惟天所相孤遭家多難大恥未雪國賊則蚩尤弗翦
同姓則有扈不賓臥而思之坐以待旦何以應寶歷何以嗣龍圖
庶一戎既定罪人斯得祀夏配天方申來議也是時巨寇尚存未
欲卽位而四方表勸前後相屬乃下令曰大壯乘乾明夷垂翼璿
度亟移玉律屢徙四岳頻遣勸進九棘比者表聞譙沛未復瑩陵
永遠于居于處寤寐疚懷何心何顏撫茲歸運自今表奏所由竝
斷若有啟疏可寫此令施行是日賊司空東南道大行臺劉神茂
率儀同劉歸義留異赴義奉表請降

太寶三年世祖猶稱太清六年正月甲戌世祖下令曰軍國多虞
戎旃未靜青領雖熾黔首宜安時惟星鳥表年祥於東秩春紀宿
龍歌歲取於南峻況三農務業尚看天桃敷水四人有今猶及落
杏飛花化俗移風常在所急勸耕且戰彌須自許豈直燕垂寒谷
積黍自溫寧可墮此玄苗坐殮紅粒不植燕領空候蟬鳴可悉深
耕溉種安堵復業無棄民力並分地利班勒州郡咸使遵承以智
武將軍南平內史王褒爲吏部尚書二月王僧辯衆軍發自尋陽
世祖馳檄告四方曰夫剝極生災乃及龍戰師貞終吉方制獷豕
豈不以侵陽蕩薄源之者亂階定龕艱難成之者忠義故羿澆滅
於前莽卓誅於後是故使桓文之勲復興於周代溫陶之績彌盛
於金行粵若梁興五十餘載平壹寓內德惠悠長仁育蒼生義征

不服左伊右瀍咸皆仰化濁涇清渭靡不向風建翠鳳之旗則六
龍驤首擊靈鼉之鼓則百神警肅風牧方邵之賢衛霍辛趙之將
羽林黃頭之士獸賁緹騎之夫叱咤則風雲興起鼓動則嵩華倒
拔自桐栢以北孤竹以南碣石之前流沙之後延頸舉踵交臂屈
膝胡人不敢牧馬秦士不敢彎弓叶和萬邦平章百姓十堯九舜
曷足云也賊臣侯景匈奴叛臣鳴鏑餘嘯懸瓠空城本非國寶壽
春畿要賞不踰月開海陵之倉賑常平之米檄九府之費錫三宮
之錢冒干貨賄不知紀極敢興逆亂和戎我王畿賊臣正德阻兵安
忍日者結怨江干遠適單于簡牘屢彰彭生之魂未弭聚斂無度
景卿之誚已及爲獸傳翼遠相招致虐劉我生民離散我兄弟我
是以董率皐貍躬擐甲冑霜戈照日則晨離奪暉龍騎蔽野則平
原掩色信與江水同流氣與寒風俱愴凶醜畏威委命下吏乞活
淮肥苟存徐充渙汗旣行絲綸爰被我走以班師凱歸休牛息馬
賊猶不悛遂復矢流王屋兵躔象魏總章之觀非復聽訟之堂甘
泉之宮永乖避暑之地坐召憲司臥制朝宰矯託天命僞作符書
重增賦斂肆意剝生者逃竄死者暴尸道路以目庶僚鉗口刑
戮失衷爵賞由心老弱波流士女塗炭殲獲之人五宗及賞搢紳
之士三族見誅穀粟騰踴自相吞噬懔懔黔首路有銜索之哀蠶
蠶黎民家有隕山之泣偃師南望無復儲胥露寒河陽北臨或有
穹廬毳帳南山之竹未足言其愆西山之兔不足書其罪外監陳
瑩之至伏承先帝登遐宮車宴駕奉諱驚號五內摧裂州冤本毒
無地容身景阻饑旣甚民且狼顧遂侵軼我彭蠡憑陵我郡邑竊
據我江夏掩襲我巴丘我是以義勇爭先忠貞盡力斬馘凶渠不
可稱算沙同赤岸水若絳河任約泥首於安南化仁面縛於漢口

子仙乞活於鄢郢希榮敗績於柴桑矣景奔竄十鼠爭穴郭默清

夷晉熙附義計窮力屈反殺後主畢原鄧郇並離禍患凡蔣邢茅

皆伏鈇鑕是可忍也孰不可容莫府據有上流是惟分陝投袂荷

戈志在畢命昔周依晉鄭漢有虛牟彼惟末屬猶能如此況聯華

日月天下不賤爲臣爲子兼國兼家者哉咸以義旗旣建宜須總

一共推莫府實用主盟粵以不佞謬董連率遠惟國艱不遑寧處

中權後勁龔行天罰提戈蒙險隕越以之天馬千羣長戟百萬驅

賁獲之士資智勇之力大楚踰荆山淺源度彭蠡舳艫汎水以倚

其南輜輶委輸以衝其北華夷百濮羸糧影從雷震風駭直指建

業按劍而叱江水爲之倒流抽戈而揮皎日爲之退舍方駕長驅

百道俱入夷山殄谷充原蔽野挾輶曳牛之侶拔距礮石之夫騎

則逐日追風弓則吟猿落雁捧崑崙而墜卵傾渤海而灌熒如駟

馬之載鴻毛若奔牛之觸魯縞以此衆戰誰能禦之脫復蜂蠆若

毒獸窮則鬪謂山蓋高則四郊多壘謂地蓋遠則三千弗違如彼

怒蛙譬諸鼯鼠豈費萬鈞無勞百溢加以日臨黃道兵起絳宮三

門旣啟五將咸發舉整整之旗掃亭亭之氣故以臨機密運非賊

所解奉義而誅何罪不服今遣使持節大都督征東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江州刺史尚書令長寧縣開國侯王僧辯率衆十萬直掃

金陵鳴鼓聒天撓金振地朱旗夕建如赤城之霞起戈船夜動若

滄海之奔流計其同惡不盈一旅君子在野小人比周荷校滅耳

匪朝伊夕春長狄之喉繫郅支之頸今司寇明罰質鉄所誅止矣

景而已黎元何辜一無所問諸君或世樹忠貞身荷寵爵羽儀鼎

族書勲王府俛眉猾豎無由自效豈不下慚泉壤上愧皇天失忠

與義難以自立想誠南風迴轅西顧因變立功轉禍爲福有能縛

侯景及送首者封萬戶開國公絹布五萬匹有能率動義衆以應
官軍保全城邑不爲賊用上賞方伯下賞剖符並裂山河以紆青
紫昔由余入秦禮同卿佐日磾降漢且珥金貂必有其才何卹無
位若執迷不反拒逆王師大軍一臨刑茲罔赦孟諸焚燎芝芟俱
盡宣房河決玉石同沈信賞之科有如皎日黜陟之制事均白
水檄布遠近咸使知聞三月王僧辯等平侯景傳其首於江陵戊
子以賊平告明堂太社己丑王僧辯等又奉表曰衆軍以今月戊
子總集建康賊景鳥伏獸窮頻擊頻挫姦竭詐盡深溝自固臣等
分勒武旅百道同趣突騎短兵犀函鐵楯結隊千羣持戟百萬止
紂七步圍項三重轟然大潰羣凶四滅京師少長俱稱萬歲長安
酒食於此價高九縣雲開六合清朗矧伊黔首誰不載躍伏惟陛
下咀痛茹哀嬰忍憤酷自紫庭絳闕胡塵四起孺垣好時冀馬雲
屯泣血治兵嘗膽誓衆而吳楚一家方與七國俱反管蔡流言不
以三監作亂西涼義衆阻強秦而不通并州遺民跨飛狐而見泯
豺狼當路非止一人鯨鯢不梟倏焉五載英武克振怨恥並雪永
尋霜露如何可言臣等輒依故實奉修社廟使者持節分告瑩陵
嗣后升遐龍輅未殯承華掩耀梓宮莫測並卽望曰備辦禮具凶荒
四海同哀六軍祖哭聖情孝友理當感慟日者百司岳牧祈仰宸
鑒以錫珪之功旣歸有道當璧之禮允屬聖明而優詔謙沖宵然
凝邈飛龍可躋而乾爻在四帝闕云叩而闐闐未開謳歌再馳是
用翹首所以越人固執熏丹穴以求君周氏樂推踰岐山而事主
漢王不卽位無以貴功臣光武不止戈豈謂紹宗廟黃帝遊於襄
城尚訪治民之道放勛入於姑射猶使罇俎有歸伊此儻來豈聖
人所欲帝王所應不獲已而然伏讀璽書尋諷制旨顧懷物外未

奉慈衷陛下日角龍顏之姿表於狗齊之日彤雲素氣之瑞基於應物之初覺則大哉無所與名深言則曄乎昭章之觀忠爲令德孝實動天加以英威茂略雄圖武筭指麾則丹浦不戰顧眄則阪泉自蕩地維絕而重紐天柱傾而更植鑿河津於孟門百川復啟補穹儀以五石萬物再生縱陛下拂袵衣而遊廣成登揜山而去東土羣臣安得仰訴兆庶何所歸仁況郊祀配天疊篚禮曠齊宮清廟瓠竹不陳仰望鑾輿匪朝伊夕瞻言法駕載渴且饑豈可久稽眾議有曠筵則舊郊既復雨雒已平高奴櫟陽宮館雖毀濁河清渭佳氣猶存臯門有伉甘泉四敞土圭測景仙人承露斯益九州之赤縣六合之樞機博士奉圖書而稍還太常定禮儀而已列豈得不揚清駕而赴名都具玉鑾而遊正寢昔東周既遷鎬京遂其不復長安一亂郊洛永以爲居夏后以萬國朝諸侯文王以

六州匡天下跡基百里劒杖三尺以殘楚之地抗拒九戎一旅之師翦滅三叛坦然大定御輦東歸解五牛於菴州秣六馬於譙郡緬求前古其可得歟對揚天命何所讓德有理焉敢重所奏相國答曰省表復具一二羣公卿士億兆夷人咸以皇天睠命歸運所屬用集寶位于予一人文叔金吾之官事均往願孟德征西之位且符前說今淮海長鯨雖云授首襄陽短狐未全革面太平玉燭爾乃議之辛卯宣猛將軍朱買臣密害豫章嗣王棟及其二弟橋摎世祖志也四月乙巳益州刺史新除假黃鉞太尉武陵王紀竊位於蜀改號天正元年世祖遣兼司空蕭太廟部尚書樂子雲拜謁瑩陵修復社廟丁巳世祖令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雖子產獻捷戎服從事亞夫弗拜義止將兵今凶醜殲夷逆徒殄潰九有旣截四海又安漢官威儀方陳盛禮衛多君子寄是式瞻便

可解嚴以時宣勒是月以東陽太守張彪爲安東將軍五月庚午
司空南平王恪及宗室王侯大都督王僧辯等復拜表上尊號世
祖猶固讓不受庚辰以征南將軍湘州刺史司空南平嗣王恪爲
鎮東將軍揚州刺史餘如故甲申以尚書令征東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江州刺史王僧辯爲司徒鎮衛將軍乙酉斬賊左僕射王偉
尚書呂季略少卿周石珍舍人嚴叟於江陵市是日世祖令曰君
子赦過著在周經聖人解網聞之湯令自獫狁孔熾長蛇薦食赤
縣沾危黔黎塗炭終宵不寐志在雪恥元惡稽誅本屬朕景王偉
是其心脅周石珍負背恩義今並烹諸鼎鑊肆之市朝但比屯邛
寇擾爲歲已積衣冠舊貴被逼偷生猛士勲豪和光苟免凡諸惡
侶諒非一族今特闢以王澤削以刑書自太清六年五月二十日
昧爽以前咸使惟新是月魏遣太師潘洛辛等寇秦郡王僧辯遣
杜弼帥衆拒之以陳霸先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
刺史是月魏遣使賀平侯景八月蕭紀率巴蜀大衆連舟東下遣
護軍陸法和屯巴峽以拒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魏使徐陵於鄴
奉表曰臣聞封唐有聖還承帝嚳之家居代惟賢終纂高皇之祚
無爲稱於革鳥至治表於垂衣而撥亂反正非開前古至如金行
重作源出東莞炎運猶昌枝分南頓豈得掩顯姓於軒轅非才子
於顓頊莫不時因多難俱繼神宗者也伏惟陛下出震等於勛華
明讓同於旦奭握圖執鉞將在御天玉璠珠衡允彰元后神祇所
命非惟太室之祥圖盡斯歸何止堯門之瑞若夫大孝聖人之心
中庸君子之德固以作訓生民貽風多士一日研覽萬機允
文允武包羅羣藝擬茲三大賓是四門歷試諸邦咸熙庶績斯無
得而稱也自無妄興暴皇祚寢微封豨修蛇行八中國靈心所宅

下武其興望紫極而長號瞻丹陵而殞慟家寬報天賜黃鳥之

旗國害宜誅神奉玄狐之籙滕公擁樹雄氣方張繡交兵風神

彌勇忠誠冠於日月孝義感於冰霜如霆如雷知貌如獸前驅效

命元惡斯殲旣挂膽於西州方燃膺於東市蚩三冢寧謂嚴誅

王莽千剗非云明罰青羌赤狄同界豺狼胡服言咸爲京觀邦

畿濟濟還見隆平宗廟愔愔方承多福自氤氲沌之世驪連栗

陸之君封起龍圖文因鳥跡雲師火帝非無戰之風堯誓湯征

咸用干戈之道星躔東井時破嶠潼雷震南陽以平尋邑未有援

三靈之已墜救四海之羣飛赫赫明明龔行天莫如當今之盛

者也於是卿雲似蓋晨映姚鄉甘露如珠朝華寢芝房感德咸

出銅池賞莢伺辰無勞銀箭重以東漸玄虎西白狼高柳生風

扶桑盛日莫不編名屬國歸質鴻臚荒服來賓通同福其文昭

武穆跼蹐也如彼天平地成功業也如此久應旁求掌固諮詢天

官斟酌繁昌經營高邑宋王啟霸非勞陽武之侯清蹕無虞何事

長安之邸正應揚鑾旂以饗帝仰鳳展以承天歷數在躬疇與爲

讓去月二十日兼散騎常侍柳暉等至鄴伏承聖旨謙沖爲而弗

宰或云涇陽未復函谷無泥旋駕金陵方膺天睠愚謂大庭少昊

非有定居漢祖殷宗皆無恒宅登封岱岳猶置明堂巡狩章陵時

行司隸何必西瞻虎據乃建王宮南望牛頭方稱天闕抑又聞之

玄圭旣錫蒼玉無陳乃械櫟之愆期非苞茅之不貢雲和之瑟久

廢甘泉孤竹之管無聞方澤豈不懼歟伏願陛下因百姓之心拯

萬邦之命豈可逡巡固讓方求石戶之農高謝君臨徒引箕山之

客未知上德之不德惟見聖人之不仁率土翹翹蒼生何望昔蘇

季張儀違鄉負俗尚復招三方以事趙請六國以尊秦況臣等顯

奉皇華親承朝命珪璋特達通聘河陽貂珥雍容尋盟漳水加牢
貶館隨勢汗隆瞻望鄉關誠均休戚但輕生不造命與時乖忝一
介之行人同三危之遠擯承開內殿事絕耿弇之恩封奏邊城私
等劉琨之哭不勝區區之至謹拜表以聞九月甲戌司空鎮東將
軍揚州刺史南平王恪薨冬十月乙未前梁州刺史蕭循自魏至
于江陵以循爲平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戊申執湘州刺史王琳
于殿內琳副將殷宴下獄死辛酉以子方略爲湘州刺史庚戌林
州長史陸納及其將潘烏累等舉兵反襲陷湘州是月四方征鎮
王公卿士復勸世祖卽尊號猶謙讓未許表三上乃從之

承聖元年冬十一月景子世祖卽皇帝位於江陵詔曰夫樹之以
君司牧黔首帝堯之心豈貴黃屋誠弗獲已而臨蒞之朕皇祖太
祖文皇帝積德岐梁化行江漢道映在田具瞻斯屬皇考高祖武

皇帝明並日月功格區宇應天從民惟睿作聖太宗簡文皇帝地
侔啟誦方符文景羯寇憑陵時難孔棘朕大拯橫流克復宗社羣
公卿士百辟庶僚咸以皇靈聰命歸運斯及天命不可以久淹宸
極不可以久曠輿若前載憲章令範畏天之威筭隆寶歷用集神
器于予一人昔虞夏商周年無嘉號漢魏晉宋因循以久朕雖云
撥亂且非創業思得上繫宗祧下惠億兆可改太清六年爲承聖
元年通租宿責並許弘貸孝子義孫可悉賜爵長徒鑠士特加原
宥禁錮奪勞一皆曠蕩是日世祖不升正殿公卿陪列而已丁丑
以平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蕭循爲驃騎將軍湘州刺史餘如故
已卯立王太子方矩爲皇太子改名元良立皇子方智爲晉安郡
王方略爲始安郡王追尊所生妣阮修容爲文宣太后是月陸納
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貴於淥口道貴走零陵十二

月壬子陸納分兵襲巴陵湘州刺史蕭循擊破之是月營州刺史李洪雅自零陵率衆出空雲灘將下討納納遣將吳藏等襲破洪雅洪雅退守空雲城

二年春正月乙丑詔王僧辯率衆軍士討陸納戊寅以吏部尚書王褒爲尚書左僕射劉毅爲吏部尚書西魏遣大將尉遲迥襲益州二月庚午詔曰食乃民天農爲治本垂之千載貽諸百王莫不敬授民時躬耕帝藉是以稼穡爲寶周頌嘉其樂章未麥不成魯史書其方冊秦人有農力之科漢氏開屯田之利頃歲屯否多難薦臻干戈不戢我則未暇廣田之令無聞於郡國載師之職有陋於官方今元惡殄殲海內方一其大庇黔首庶拯橫流一厘曠務勞心日仄一夫廢業烏鹵無遺國富刑清家給民足其力田之身在所蠲免外卽宣勒稱朕意焉辛未李洪雅以空雲城降賊賊執之而歸初丁道貴走零陵投洪雅洪雅使收餘衆與之俱降洪雅旣降賊賊乃害道貴景子賊將吳藏等帥兵據車輪庚寅有兩龍見湘州西江夏四月景僧辯軍次車輪五月甲子衆軍攻賊大破之乙丑僧辯軍次長沙甲戌尉遲迥進逼巴西潼州刺史楊虔運以城降納迥已丑蕭紀軍至西陵六月乙丑湘州平是月尉遲迥圍益州秋七月辛未巴人符昇徐子初斬賊城主公孫晃舉城來降紀衆大潰遇兵死乙未王僧辯班師江陵詔諸軍各還所鎮八月戊戌尉遲迥陷益州唐子詔曰夫爰始居毫不廢先王之都受命于周無改舊邦之頌頃戎旃旣息關柝無警去魯興歎有感宵分過沛殞涕實勞夕寐仍以瀟湘作亂庸蜀阻兵命將授律指期克定今八表又清四郊無壘宜從青蓋之興言歸白水之鄉江湘委輸方船連軸巴峽舟艦精甲百萬先次建鄴行實京師然後

六軍適征九旂揚旆拜謁瑩陵修復宗社王者詳依舊典以時宣
勅九月庚午司徒王僧辯旋鎮景子以護軍將軍陸法和爲郢州
刺史乙酉以晉安王諱爲江州刺史是月魏遣郭元建治舟師於
合肥又遣大將邢杲遠步六汗薩東方老率衆會之冬十一月辛
酉僧辯次于姑熟卽留鎮焉遣豫州刺史侯瑱據東關壘徵吳興
太守裴之橫帥衆繼之戊戌以尚書右僕射王褒爲尚書右僕射
湘東太守張綰爲尚書右僕射十二月宿預土民東方光據城歸
化魏江西州郡皆起兵應之

三年春正月甲午加南豫州刺史侯瑱征北將軍安東開府儀同
三司陳霸先帥衆攻廣陵城秦州刺史嚴超達自秦郡圍涇州侯
瑱張彪出石梁爲其聲援辛丑陳霸先遣晉陵太守杜僧明率衆
助東方光三月甲辰以司徒王僧辯爲太尉車騎將軍丁未魏遣

將王球率衆七百攻宿預杜僧明逆擊大破之戊申以護軍將軍
郢州刺史陸法和爲司徒夏四月癸酉以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陳霸先爲司空六月壬午魏復遣將步六汗薩率衆救涇州
癸未有大黑氣如龍見於殿內秋七月甲辰以都官尚書宗懔爲吏
部尚書九月辛卯世祖於龍光殿述老子義尚書左僕射王褒爲
執經乙巳魏遣其柱國萬紐于謹率大衆來寇冬十月景寅魏軍
至于襄陽蕭督率衆會之丁卯停講內外戒嚴輿駕出行都柵是
日大風拔木景子徵王僧辯等軍十一月以領軍胡僧祐都督城
東城北諸軍事右僕射張綰爲副左僕射王褒都督城西城南諸
軍事直殿省元景亮爲副王公卿士各有守備景戌世祖遍行都
柵皇太子巡行城樓使居民助運水石諸要害所並增兵備丁卯
魏軍至柵下景申徵廣州刺史王琳入援丁酉大風城內火以胡

僧祐爲開府儀同三司雋州刺史裴叡爲領軍將軍庚子信州刺史徐世譜晉安王司馬任約軍次馬頭岸戊申胡僧祐朱買臣等率兵出戰買臣敗績己酉降左僕射王褒爲護軍將軍辛卯魏軍大攻世祖出枇杷門親臨陣督戰胡僧祐中流矢薨六軍敗績反者斬西門關以納魏師城陷于西魏世祖見執如蕭詧營又遷還城內十二月景辰徐世譜任約退戍巴陵辛未西魏害世祖遂崩焉時年四十七太子元良始安王方略皆見害乃選百姓男女數萬口分爲奴婢驅入長安小弱者皆殺之明年四月追尊爲孝元皇帝廟曰世祖世祖聰悟俊朗天才英發年五歲高祖問汝讀何書對曰能誦曲禮高祖曰汝試言之卽誦上篇左右莫不驚歎初生患眼高祖自下意治之遂盲一目彌加愍愛旣長好學博總羣書下筆成章出言爲論才辯敏速冠絕一時高祖嘗問曰孫策昔

在江東于時年幾答曰十七高祖曰正是汝年賀革爲府諮議敕

革講三禮世祖性不好聲色頗有高名與裴子野劉顯蕭子雲張

纘及當時才秀爲布衣之交著述辭章多行於世在尋陽夢人曰

天下將亂王必維之又背生黑子巫媼見曰此大貴兆當不可言

初賀革西上意甚不悅過別御史中丞江革以情告之革曰吾嘗

夢主上通見諸子至湘東王手脫帽授之此人後必當壁卿其行

乎革從之及太清之難乃能克復故遐邇樂推遂膺寶命矣所著

孝德傳三十卷忠臣傳三十卷丹陽尹傳十卷注漢書一百一十

五卷周易講疏十卷內典博要一百卷連山三十卷洞林三卷玉

韜十卷補闕子十卷老子講疏四卷全德志懷舊志荆南志江州

記貢職圖古人同姓名錄一卷筮經十二卷式贊三卷文集五十

史臣曰梁季之禍巨寇憑壘世祖時位長連率有全楚之資應身率羣后枕戈先路虛張外援事異勤王在於行師曾非百舍後方殲夷大慙用寧宗社握圖南面光啟中興亦世祖雄才英略紹茲寶運者也而稟性猜忌不隔疎近御下無術履水弗懼故鳳闕伺晨之功火無內照之美以世祖之神睿特達留情政道不怵邪說徙蹕金陵左隣彊寇將何以作是以天未悔禍蕩覆斯生悲夫

梁書卷五

帝紀第五

終

梁書卷六

帝紀第六

敬帝

敬皇帝諱方智子慧相小字法真世祖第九子也太清三年封興梁侯承聖元年封晉安王邑二千戶二年出爲平南將軍江州刺史三年十一月江陵陷太尉揚州刺史王僧辯司空南徐州刺史陳霸先定議以帝爲太宰承制奉迎還京師四年二月癸丑至自尋陽入居朝堂以太尉王僧辯爲中書監錄尚書驃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加司空陳霸先班劔三十人以豫州刺史侯瑱爲江州刺史儀同三司湘州刺史蕭循爲太尉儀同三司廣州刺史蕭勃爲司徒鎮東將軍張彪爲郢州刺史三月齊遣其上黨王高渙送貞陽侯蕭深伯來王梁嗣至東關遣吳興太守裴之橫與戰敗

績之橫死太尉王僧辯率衆出屯姑熟四月司徒陸法和以郢州附于齊遣江州刺史侯瑱討之七月辛丑王僧辯納真陽侯蕭深明自採石濟江甲辰入于京師以帝爲皇太子九月甲辰司空陳霸先舉義襲殺王僧辯黜蕭深明景午帝卽皇帝位

紹泰元年冬十月己巳詔曰王室不造嬰罹禍釁西都失守朝廷淪覆先帝梓宮播越非所王基傾弛率土罔戴朕以荒幼仍屬艱難泣血枕戈志復讎逆大恥未雪夙宵鯁憤羣公卿尹勉以大義越登寡闇王基洪業顧惟夙心念不至此庶仰憑元靈傍資將相克清元惡謝寬王基隆命載新宗祏更祀慶流億兆豈予一人

可改承聖四年爲紹泰元年大赦天下內外文武賜位一等以貞陽侯深明爲司徒封建安郡公食邑三千戶太子以司空陳霸先爲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將軍揚南徐二州刺史司空如

故震州刺史杜弼舉兵攻信武將軍陳蒨於長城義興太守韋載據郡以應之杜弼太尉蕭循爲太保新除司徒建安公深明爲

太傅司徒蕭勃爲太尉以鎮南將軍王琳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戊午尊所生夏貴妃爲皇太后立妃王氏爲皇后鎮東將軍

揚州刺史張彪進號征東大將軍鎮北將軍譙秦二州刺史徐嗣

徽進號征北大將軍征南將軍南豫州刺史任約進號征南大將

軍辛未詔司空陳霸先東討韋載景子任約徐嗣徽舉兵反乘京

師無備竊據石頭丁丑韋載降義興平遣晉陵太守周文育率軍

援長城十一月庚辰齊安州刺史翟子崇楚州刺史劉仕榮淮州

刺史柳達摩率衆赴任約入于石頭庚寅司空陳霸先旋于京師

十二月庚戌徐嗣徽任約又相率至採石迎齊援景辰遣猛烈將

軍侯安都水軍於江寧邀之賊衆大潰嗣徽任約等奔於江西庚申

翟子崇等請降並放還北

太平元年春正月戊寅大赦天下其與任約徐嗣徽叶契同謀一無所問追贈簡文皇帝諸子以故永安侯確子後襲封邵陵王奉攜王後癸未鎮東將軍震州刺史杜龕降詔賜死曲赦吳興郡已亥以太保宜豐侯蕭循襲封鄱陽王東揚州刺史張彪圍臨海太守王懷振於剡巖二月庚戌遣周文育陳蒨襲會稽討彪癸丑彪長史謝岐司馬沈泰軍王吳寶真等舉城降彪敗走以中衛將軍臨川王大成號開府儀同三司中護軍桂陽王大成爲護軍將軍景辰若耶村新張彪傳首京師曲赦東揚州已未罷震州還復吳興郡癸亥賊徐嗣徽任約襲採石戍執戍主明州刺史張懷鈞入於齊甲子以東土經杜龕張彪抄暴遣大使巡省三月景子罷東揚州還復會稽郡壬午班下遠近竝雜用古今錢戌戌齊

遣大將蕭軌出柵口向梁山司空陳霸先軍主黃蓋逆擊大破之軌退保蕪湖道周文育侯安都衆軍據梁山拒之夏四月丁巳司空陳霸先表詣梁山撫巡將帥壬午侯安都輕兵襲齊行臺司馬恭於歷陽大破之俘獲萬計五月癸未太傅建安公深明薨庚寅齊軍水步入丹陽縣景申至秣陵故治救周文育還頓方丘徐度頓馬牧杜稜頓大桁癸卯齊軍進據兒塘輿駕出頓趙建故籬門內外纂嚴六月甲辰齊潛軍至蔣山龍尾斜趨莫府山北至玄武廟西北乙卯司空陳霸先授衆軍節度與齊軍交戰大破之斬齊北兗州刺史杜方慶及徐嗣徽弟嗣宗生擒徐嗣產蕭軌東方老王敬寶李希光裴英起劉歸義等皆誅之戊午大赦天下軍士身殞戰場悉遣斂祭其無家屬卽爲瘞埋辛酉解嚴秋七月景子車騎將軍司空陳霸先進位司徒加中書監餘如故丁亥以開府儀

同三司侯瑱爲司空八月己酉太保鄱陽王循薨九月壬寅改元
大赦孝悌力田賜爵一級殊才異行所在奏聞饑難流移勒歸本
土進新除司徒陳霸先爲丞相錄尚書事鎮衛大將軍揚州牧封
義興郡公中權將軍王冲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王通
爲尚書左僕射丁巳以郢州刺史徐度爲領軍將軍冬十一月乙
卯起雲龍神獸門十二月壬申進太尉鎮南將軍蕭勃爲太保驃
騎將軍以新除左衛將軍歐陽頎爲安南將軍衡州刺史壬午平
嶺將軍劉法瑜進號安南將軍甲午以前昌令劉叡爲汝陰王前
鎮西法曹行參軍蕭統爲巴陵王奉宋齊二代後

二年春正月壬寅詔曰夫子降靈體詰經仁緯義允光素王載闡
玄功仰之者彌高誨之者不倦立忠立孝德被蒸民制禮作樂道
冠羣后雖泰山頽峻一簣不遺而泗水餘瀾千載猶在自皇圖屯

阻祀薦不修奉聖之門胤嗣殲滅敬神之寢簠簋寂寥永言聲烈
實兼欽愴外可搜舉魯國之族以爲奉聖後并繕廟堂供備祀典
四時薦秩一皆遵舊是日又詔諸州各置中正依舊訪舉不得輒
承單狀序官皆須中正押上然後量授詳依品制務使精實其荆
雍青兗雖暫爲隔閼衣冠多寓淮海猶宜不廢司存會計罷州尚
爲大郡人士殷曠可別置邑居至如分割郡縣新號州牧並係本
邑不勞兼置其選中正每求耆德該悉以他官領之以車騎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王琳爲司空驃騎大將軍分尋陽太原齊昌高唐
新蔡五郡置西江州卽於尋陽仍充州鎮又詔宗室在朝開國承
家者今猶稱世子可悉聽襲本爵以尚書右僕射王通爲尚書左
僕射丁巳鎮西將軍益州刺史長沙王韶進號征南將軍二月庚
午領軍將軍徐度入東關太保廣州刺史蕭勃舉兵反遣僞帥歐

陽顧傳泰勃從子孜爲前軍南江州刺史余孝頃以兵會之詔平西將軍周文育平南將軍侯安都等率衆軍南討戊子徐度至合肥燒齊船三千艘癸巳周文育兵於巴山生獲歐陽顧三月庚子文育前軍丁法洪於蹠口生俘傳泰蕭孜余孝頃軍退走甲辰以新除司空王琳爲湘郢二州刺史甲寅德州刺史陳法武前衡州刺史譚世遠於始興攻殺蕭勃夏四月癸酉曲赦江廣衡三州并督內爲賊所拘逼者竝皆不問巳卯鑄四柱錢一准二十齊遣使請和王辰改四柱錢一准十景中復閉細錢蕭勃故主帥前直閣蘭鼓襲殺譚世遠鼓仍爲亡命夏侯明徹所殺勃故記室李寶藏奉懷安侯蕭任據廣州作亂戊戌侯安都進軍余孝頃棄軍走蕭孜請降豫章平五月乙巳平西將軍周文育進號鎮南將軍侯安都進號鎮北將軍竝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景年以鎮軍將軍徐

度爲南豫州刺史戊辰余孝頃遣使詣丞相府乞降秋八月甲午加丞相陳霸先黃鉞領太傅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給羽葆鼓吹九月辛丑崇丞相爲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陳公備九錫之禮加璽紱遠遊冠位在王公上加相國綠綬綬置陳國百司冬十月戊辰進陳公爵爲王增封十郡并前爲二十郡命陳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旂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虡宮縣王后王子女爵命之典一依舊儀辛未詔曰五運更始三正迭代司牧黎庶是屬聖賢用能經緯乾坤彌綸區宇大庇黔首闡揚洪烈革晦以明積代同軌百王踵武咸此由則梁德渾微禍難薦發太清云始用困長蛇承聖之年又罹封豕爰至天成重竊神器三光亟改七廟乏祀含生已泯鼎命斯墜我皇之祚眇若綴旒靜惟屯剝夕惕載懷相國陳王有縱

自天降神惟嶽天地合德晷曜齊明拯社稷之橫流提億兆之塗炭東誅叛逆北殲獯醜威加四海仁漸萬國復張崩樂重紀絕禮儒館聿修戎亭虛候雖大功在舜盛績維禹巍巍蕩蕩無得而稱來獻白環豈直皇虞之世入貢素雉非止隆周之日故效珍川陸表瑞烟雲玉露醴泉旦夕凝涌嘉禾瑞草孳植郊甸道昭於悠代勲格於皇穹明明上天光華日月革故著於玄象代德彰於誠圖獄訟有違謳歌爰適天之歷數實有攸在朕雖庸藐聞於古昔永稽崇替爲日已久敢忘烈代之至願乎今便遜位別宮敬禪于陳一依唐虞宋齊故事陳王踐祚奉帝爲江陰王薨於外邸時年十六追謚敬皇帝

史臣曰梁季橫潰喪亂屢臻當此之時天歷去矣敬皇高讓將同釋負焉

史臣侍中鄭國公魏徵曰高祖固天攸縱聰明稽古道亞生知學爲博物允文允武多藝多才爰自諸生有不羈之度屬昏凶肆虐天倫及禍收合義旅將雪家冤曰紂可伐不期而會龍躍樊漢電擊湘郢翦雖德如振槁取獨夫如拾遺其雄才大略固無得而稱矣旣懸白旗之首方應皇天之睠布德施惠悅近來遠開蕩蕩之王道革靡靡之商俗大修文教盛飾禮容鼓扇玄風闡揚儒業介胄仁義折衝樽俎聲振寰宇澤流遐裔干戈載戢凡數十年濟濟焉洋洋焉魏晉已來未有若斯之盛然不能息末敦本斷彫爲樸慕名好事崇尚浮華抑揚孔墨流連釋老或經夜不寢或終日不食非弘道以利物惟飾智以驚愚且心未遺榮虛厠蒼頭之伍高談脫屣終戀黃屋之尊夫人之大欲在乎飲食男女至於軒冕殿堂非有切身之急高祖屏除嗜慾眷戀軒冕得其所難而滯於所

易可謂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矣逮夫精華稍竭鳳德已衰惑於聽受權在姦佞儲后百辟莫得盡言險躁之心暮年愈甚見利而動懷諫違卜開門揖盜棄好卽讎釁起蕭牆禍成戎羯身殞非命災被億兆衣冠斃鋒鏑之下老幼粉戎馬之足瞻彼黍離痛深周廟永言麥秀悲甚殷墟自古以安爲危旣成而敗顛覆之速書契所未聞也易曰天之所助者信人之所助者順高祖之遇斯屯剝不得其死蓋動而之險不由信順失天人之所助其能免於此乎太宗聰睿過人神彩秀發多聞博達富瞻詞藻然文豔用寡華而不實體窮淫麗義罕疏通哀思之音遂移風俗以此而貞萬國異乎周誦漢莊矣我生不辰載離多難築逆構扇巨猾滔天始自牖里之拘終類望夷之禍悠悠蒼天其可問哉昔國步初屯兵經魏闕羣后釋位投袂勤王元帝以磐石之宗受分陝之任屬君親之難居連率之長不能撫劍嘗膽枕戈泣血躬先士卒致命前驅遂乃擁衆逡巡內懷歎望坐觀時變以爲身幸不忿莽卓之誅先行昆弟之戮又沈猜忌酷多行無禮騁智辯以飾非肆忿戾以害物爪牙重將心營謀臣或顧盼以就拘囚或一言而及菹醢朝之君子相顧慄然自謂安若太山舉無遺策怵於邪說卽安荆楚雖元惡克翦社稷未寧而西隣責言禍敗旋及上天降鑒此焉假手天道人事其可誣乎其篤志藝文採浮淫而棄忠信戎昭果毅先骨肉而後寇讎雖口誦六經心通百氏有仲尼之才適足以益其驕矜增其禍患何補金陵之覆沒何救江陵之滅亡哉敬帝遭家不造紹茲屯運征伐有所同出政刑不由於已時無伊霍之輔焉得不爲高讓歟

梁書卷七

列傳第一

太祖張皇后

高祖郗皇后

太宗王皇后

高祖丁貴嬪

高祖阮脩容

世祖徐妃

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夫婦之義尚矣哉周禮王者立后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故昏義云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者也漢初因秦稱號帝母稱皇太后后

再皇后而加以美人良人八子七子之屬至季武制婕妤之徒凡十四等降及魏晉母后之號皆因漢法自夫人以下世有增損焉高祖撥亂反正深鑒奢逸惡衣菲食務先節儉配德早終長秋曠位嬪嬙之數無所改作太宗世祖出自儲藩而妃竝先祖又不建椒闈今之撰錄正備闕云

太祖獻皇后張氏諱尚柔范陽方城人也祖次惠宋濮陽太守后母蕭氏卽文帝從姑后宋元嘉中嬪於文帝生長沙宣武王懿永陽昭王敷次生高祖初后嘗於室內忽見庭前昌蒲生花光彩照灼非世中所有后驚視謂侍者曰汝見不對曰不見后曰常聞見者當富貴因遽取吞之是月產高祖將產之夜后見庭內若有衣冠陪列焉次生衡陽宣王暢義興昭長公王令懸宋泰始七年殂於秣陵縣因一作夏里舍葬武進縣東城里山天監元年五月甲辰追

上尊號爲皇后諡曰獻父穆之字思靜晉司空華六世孫曾祖興坐華誅徙興古未至召還及過江爲丞相掾太子舍人穆之少方雅有識鑒宋元嘉中爲員外散騎侍郎與吏部尚書江湛太子左率袁淑善淑薦之於始興王濬濬深引納焉穆之鑒其禍萌思違其難言於湛求外出湛將用爲東縣固乞遠郡久之得爲寧遠將軍交趾太守治有異績會刺史死交土大亂穆之威懷循拊境內以寧宋文帝聞之嘉焉將以爲交州刺史會病卒子弘籍字真藝齊初爲鎮西參軍卒於官高祖踐阼追贈穆之光祿大夫加金章又詔曰亡舅齊鎮西參軍素風雅猷鳳肩名輩降年不永早世潛輝朕少離苦辛情地彌切雖宅相克成輅車靡贈興言永往觸目慟心可追贈廷尉卿弘籍無子從父弟策以第三子續爲嗣別有傳

高祖德皇后郝氏諱高平金鄉人也祖紹國子祭酒領東海王師父燁太子舍人早卒初后母尋陽公主方娠夢當生貴子及生后有赤光照于室內器物盡明家人皆怪之巫言此女光采異常將有所妨乃於水濱祓除之后幼而明慧善隸書讀史傳女工之事無不閑習宋後廢帝將納爲后齊初安陸王緬又欲婚郝氏竝辭以女疾乃止建元末高祖始聘焉生永興公主王姚永世公主王婉永康公主王嫫建武五年高祖爲雍州刺史先之鎮後乃迎后至州未幾永元元年八月殂於襄陽官舍時年三十二其年歸葬南徐州南東海縣東城里山中興二年齊朝進高祖位相國封十郡梁公詔贈后爲梁公妃高祖踐阼追崇爲皇后有司議謚吏部尚書兼右僕射臣約議曰表號垂名義昭不朽先皇后應祥月德比載坤靈柔範陰化儀形自遠倪天作合義先造舟而神

猷夙掩所隔升運宜式遵景行用昭大典謹按謚法忠和純備曰德貴而好禮曰德宜崇曰德皇后詔從之陵曰修陵后父燁詔贈金紫光祿大夫燁尚宋文帝女尋陽公主齊初降封松滋縣君燁子泛中軍臨川王記室參軍

太宗簡皇后王氏諱靈賓琅邪臨沂人也祖儉太尉南昌文憲公后幼而柔明淑德叔父暕見之曰吾家女師也天監十一年拜晉安王妃生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連長山公主妙著大通三年十月拜皇太子妃太清三年三月薨於永福省時年四十五其年太宗卽位追崇爲皇后謚曰簡大寶元年九月葬莊陵先是詔曰簡皇后窀穸有期昔西京霸陵因山爲藏東漢壽陵流水而已朕屬值時艱歲饑民弊方欲以身率下永示敦朴今所營莊陵務存約儉又詔金紫光祿大夫蕭子範爲哀策文父騫字思寂本名玄成

與齊高帝偏諱同故改焉以公子起家員外郎遷太子洗馬襲封南昌縣公出爲義興太守還爲驃騎諮議累遷黃門郎司徒右長史性凝簡不狎當世嘗從容謂諸子曰吾家門戶所謂素族自可隨流平進不須苟求也永元末遷侍中不拜高祖霸府建引爲大司馬諮議參軍俄遷侍中領越騎校尉高祖受禪詔曰庭堅世祀靡輟於宗周樂毅錫壤乃昭於洪漢齊故太尉南昌公含章履道草昧興齊謨明翊贊同符在昔雖子房之蔚爲帝師文若之隆比王佐無以尚也朕膺歷受圖惟新寶命莘莘玉帛升降有典永言前代敬惟徽烈匪直懋勳義兼懷樹可降封南昌縣公爲侯食邑千戶襲襲爵遷度支尚書天監四年出爲東陽太守尋徙吳郡八年入爲太府卿領後軍將軍遷太常卿十一年遷中書令加員外散騎常侍時高祖於鍾山造大愛敬寺舊墅在寺側有良田八十餘頃卽晉丞相王導賜田也高祖遣主書宣旨就騫求市欲以施寺騫答旨云此田不賣若是敕取所不敢言酬答又脫略高祖怒遂付市評田價以直逼還之由是忤旨出爲吳興太守在郡臥疾不視事徵還復爲度支尚書加給事中領射聲校尉以母憂去職普通三年十月卒時年四十九詔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安子規襲爵別有傳

高祖丁貴嬪諱令光譙國人也世居襄陽貴嬪生於樊城有神光之異紫煙滿室故以光爲名相者云此女當大貴高祖臨州丁氏因人以聞貴嬪時年十四高祖納焉初貴嬪生而有赤痣在左臂治之不滅至是無何忽失所在事德皇后小心祇敬嘗於供養經案之側髣髴若見神人心獨異之高祖義師起昭明太子始誕育貴嬪與太子留在州城京邑平乃還京都天監元年五月有司奏

爲貴人未拜其年八月又爲貴嬪位在三夫人上居於顯陽殿及太子定位有司奏曰禮母以子貴皇儲所生不容無敬宋泰豫元年六月議百官以吏敬敬帝所生陳太妃則宋明帝在時百官未有敬臣竊謂母以子貴義著春秋皇太子副貳宸極率土咸執吏禮既盡禮皇儲則所生不容無敬但帝王妃嬪義與外隔以理以例無致敬之道也今皇太子聖睿在躬儲禮夙備子貴之道抑有舊章王侯妃主常得通信問者及六宮三夫人雖與貴嬪同列竝應以敬皇太子之禮敬貴嬪宋元嘉中始興武陵國臣竝以吏敬敬所生潘淑妃路淑媛貴嬪於宮臣雖非小君其義不異與宋泰豫朝議百官以吏敬敬帝所生事義正同謂宮閣施敬宜同吏禮詣神獸門奉牋致謁年節稱慶亦同如此婦人無閭外之事賀及問訊牋什所由官報聞而已夫婦人之道義無自專若不仰繫於

失則當俯繫於子榮親之道應極其所榮未有子所行而所從不足者也故春秋凡王命爲夫人則禮秩與子等列國雖異於儲貳而從尊之義不殊前代依准布在舊事貴嬪載誕元良克固大業禮同儲君實惟舊典尋前代始置貴嬪位次皇后爵無所視其次職者位視相國爵比諸侯王此貴嬪之禮已高朝列況母儀春宮義絕常算且儲妃作配率由盛則以婦踰姑彌乖從序謂貴嬪典章太子不異於是貴嬪備典章禮數同于太子言則稱令貴嬪性仁恕及居宮內接馭自下皆得其歡心不好華飾器服無珍麗未嘗爲親戚私謁及高祖弘佛教貴嬪奉而行之屏絕滋腴長進蔬膳受戒日甘露降于殿前方一丈五尺高祖所立經義皆得其指歸尤精淨名經所受供賜悉以充法事普通七年十月庚辰薨殯於東宮臨雲殿年四十二詔吏部郎張纘爲哀策文曰敢塗旣啓

桂樽虛凝龍帷已薦象服將升皇帝傷璧臺之永閼悼曾城之不
踐罷鄉歌乎燕樂廢微齊於祀典風有采繁化行南國爰命史臣
俾流嬪德其辭曰軒緯之精江漢之英歸于君袂生此離明誕自
厥初時維載育樞電繞郊神光照屋爰及待年含章早穆聲被洽
陽譽宣中谷龍德在田聿恭茲祀陰化代終王風攸始動容諮式
出言顧史宜其家人刑于國紀膺斯眷命從此宅心狄綴采珎珎
動雅音日中思戒月滿懷箴如何不跼天高照臨玄統莫修禕章
早缺成物誰能芳猷有烈素魄貞明紫宮照晰逮下靡傷思賢罔
蔽躬儉則節昭事惟虔金玉無玩筐篚不捐祥流德化慶表親賢
甄昌軼啓孕魯陶燕方論婦教明章闡席玄池早局湘沅已寥展
衣委華朱幘寢迹慕結儲闈哀深蕃辟嗚呼哀哉令龜兆良祿引
遷祖具僚次列承華接武日杳杳以靈春風淒淒而結緒去曾掖

以依遲飾新宮而延佇嗚呼哀哉啓丹旗之星旆振容車之黼裳
擬靈金而鬱楚泛悽管而凝傷遺備物乎營寢掩重闈於室皇椒
風暖兮猶昔蘭殿幽而不陽嗚呼哀哉側闈高義彤管有憚道變
虞風功參唐跡婉如之人休光赤舄施諸天地而無朝夕嗚呼哀
哉有司奏謚曰穆太宗卽位追崇曰穆太后太后父重遷天監初
官至兗州刺史

高祖阮修容諱令羸本姓石會稽餘姚人也齊始安王遙光納焉
遙光敗入東昏宮建康城平高祖納爲綵女天監六年八月生世
祖尋拜爲脩容常隨世祖出蕃大同六年六月薨於江州內寢時
年六十七其年十一月歸葬江寧縣通望山謚曰宣世祖卽位有
司奏追崇爲文宣太后承聖二年追贈太后父齊故奉朝請靈寶
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武康縣侯邑五百戶母陳氏武康侯夫人

世祖徐妃諱昭佩東海郟人也祖季嗣太尉枝江父忠公父他侍中
信武將軍天監十六年十二月拜湘東王妃生世子方等益昌公
主舍貞太清三年五月被譴死葬江陵瓦官寺父
史臣曰后妃道贊皇風化行天下蓋取葛覃關雎之義焉至於穆
貴嬪徽華早著誕育元良德懋六宮美矣世祖徐妃之無行自致
殲滅宜哉

梁書卷七

列傳第一

終

梁書卷八

列傳第二

昭明太子

哀太子

愍懷太子

昭明太子統字德施高祖長子也母曰丁貴嬪初高祖未有男義
師起太子以齊中興元年九月生於襄陽高祖既受禪有司奏立
儲副高祖以天下始定百度多闕未之許也群臣固請天監元年
十一月立爲皇太子時太子年幼依舊居於內拜東宮官屬文武
皆入直永福省太子生而聰叡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遍讀五經
悉能諷誦五年五月庚戌始出居東宮太子性仁孝自出宮恒思
戀不樂高祖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便留永福省或五日三日乃還

宮八年九月於壽安講孝經盡通大義講畢親臨釋奠於國學
十四年正月朔旦高祖臨軒冠太子於太極殿舊制太子著遠遊
冠金蟬翠綬纓至是加金博山太子美姿貌善舉止讀書數行竝
下過目皆憶每遊宴祖道賦詩至十數韻或命作劇韻賦之皆屬
思便成無所點易高祖大弘佛教親自講說太子亦崇信三寶遍
覽衆經乃於宮內創立慧義殿專爲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談論不
絕太子自立三義竝有新意普通元年四月甘露降於慧
義殿咸以爲至祝所三年十一月始興王憺薨舊事以東宮
禮絕傍親書翰竝依儀太子意以爲疑命僕射劉季綽議其事
季綽議曰案張鏡撰宮儀記稱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鼓吹
寢奏服限亦然尋傍紀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銑歌
輟奏良亦爲此既有悲情宜稱兼慕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竟

此理例相符謂猶應稱兼慕至卒哭僕射徐勉左率周捨家令陸
襄竝同季綽議太子令曰張鏡儀記云依士禮終服月稱慕悼又
云凡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劉僕射議云傍絕之義義在去服
服雖可奪情豈無悲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尋
情悲之說非止卒哭之後緣情爲論此自難一也用張鏡之舉樂
棄張鏡之稱悲一鏡之言取捨有異此自難二也陸家令止云多
歷年所恐非事證雖復累稔所用意常未安近亦常經以此問外
由來立意謂猶應有慕悼之言張豈不知舉樂爲大稱悲事小所
以用小而忽大良亦有以至如元正六佾事爲國章雖情或未安
而禮不可廢銑吹軍樂比之亦然書疏方之事則成小差可緣心
聲樂自外書疏自內樂自他書自己劉僕射之議卽情未安可令
諸賢更共詳束司農卿明山賓步兵校尉朱异議稱慕悼之解宜

終服月於是令付典書遵用以爲永準七年十一月貴嬪有疾太子還永福省朝夕侍疾衣不解帶及薨步從喪還宮至殯水漿不入口每哭輒慟絕高祖遣中書舍人顧協宣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禮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可卽彊進飲食太子奉敕乃進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高祖又敕曰聞汝所進過少轉就羸瘵我比更無餘病正爲汝如此胸中亦圯塞成疾故應強加饘粥不使我爾懸心雖屢奉敕勸逼日止一溢不啻菜果之味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泣太子自加元服高祖便使省萬機內外百司奏事者填塞於前太子明於庶事纖毫必曉每所奏有謬誤及巧妄皆卽就辯析示其可否徐令改正未嘗禪糾一人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天下皆稱仁性寬和容衆喜愠不形於色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

恒自討論篇籍或與學士商確古今間則繼以文章者述率以爲常於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性愛山水於玄圃穿築更立亭館與朝士名素者遊其中嘗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答詠左思招隱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侯慙而止出宮二十餘年不畜聲樂少時敕賜大樂女妓一部略非所好普通中大軍北討京師穀貴太子因命菲衣減膳改常饌爲小食每霖雨積雪遣腹心左右周行閭巷視貧困家有流離道路密加振賜又出主衣綿帛多作襦袴冬月以施貧凍若死亡無可以斂者爲備棺槨每聞遠近百姓賦役勤苦輒斂容色嘗以戶口未實重於勞擾吳興郡屢以水災失收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中大通二年春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弁假節發吳郡吳興義興三郡民丁就役太子上疏曰伏

聞當發王弁等上東三郡民丁開漕溝渠導泄震澤使吳興一境無復水災誠矜恤之至仁經略之遠旨暫勞永逸必獲後利未萌難觀猶有愚懷所聞吳興累年失收民頗流移吳郡十城亦不全熟唯義興去秋有稔復非常役之民卽日東境穀稼猶貴劫盜屢起在所有司不皆聞奏今征戍未歸疆丁疎少此雖小舉竊恐難合吏一呼門動爲民蠹又出丁之處遠近比得齊集已妨蠶農去年稱爲豐歲公私未能足食如復今茲失業慮恐爲弊更深且州竊多伺候民間虛實若善人從役則抄盜彌增吳興未受其益內地已罹其弊不審可得權停此功待優實以行聖心垂矜黎庶神量久已有在臣意見庸淺不識事宜苟有愚心願得上啓高祖優詔以喻焉太子孝謹天至每人入朝未五鼓便守城門開東宮雖燕居內殿一坐一起恒向西南面臺宿被召當入危坐達旦三年三

月寢疾恐貽高祖憂敕參問輒自力手書啓及稍篤左右欲啓聞猶不許曰云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惡因便嗚咽四月乙巳薨時年三十一高祖幸東宮臨哭盡哀詔斂以袞冕謚曰昭明五月庚寅葬安寧陵詔司徒左長史王筠爲哀冊文曰蜃輅俄軒龍驂跼步羽翮前驅雲旂北御皇帝哀繼明之寢耀痛嗣德之殂芳御武帳而悽慟臨甲觀而增傷式稽令典載揚鴻烈詔撰德於旌旒永傳徽於舞綴其辭曰式載明兩實惟少陽旣稱上嗣且曰元良儀天比峻儷景騰光奉祀延福守器傳芳睿膺期旦暮斯在外弘莊肅內含和愷識洞機深量苞瀛海立德不器至功弗宰寬綽居心溫恭成性循時孝友率由嚴敬咸有種德惠和齊聖三善遞宣萬國同慶軒緯掩精陰義弛位纏哀在疚殷憂銜恤孺泣無時蔬餼不溢禪遵踰月哀號未畢寔惟監撫亦嗣郊禋問安肅肅視膳恂

恂金華玉璫玄駟班輪隆家幹國主祭安民光奉成務萬機是理
矜慎庶獄勤恤關市誠存隱惻容無愠喜殷勤博施綢繆恩紀爰
初敬業離經斷句莫爵崇師卑躬待傳寧資導習匪勞審論博約
是司時敏斯務辯究空微思探幾曠馳神圖緯研精文畫沈吟典
禮優遊方冊饜飫膏腴含咀肴核括囊流略包舉藝文遍該細素
殫極丘墳膺帙充積儒墨區分瞻河闡訓望魯揚芬吟詠性靈豈
惟薄伎屬詞婉約緣情綺靡字無點竄筆不停紙壯思泉流清章
雲委總覽時才網羅英茂學窮優洽辭歸繁富或擅談叢或稱文
囿四友推德七子慙秀望苑招賢華池愛客託乘同舟連輿接席
摛文揆藻飛觴汎醪恩隆置醴賞逾賜璧徽風遐被盛業日新仁
器非重德輶易遵澤流兆庶福降百神四方慕義天下歸仁雲物
告徵禋沴褰象星靈恒耀山頽朽壤靈儀上賓德音長往具僚無

蔭諮承安仰嗚呼哀哉皇情悼愍切心纏痛繼嗣長號跼增慟
慕結親遊悲動氓衆憂若殄邦懼同折棟嗚呼哀哉首夏司開麥
秋紀節容衛徒警菁華委絕書幌空張談筵罷設虛饋饒饒孤燈
翳翳嗚呼哀哉簡辰請日筮合龜貞幽埏夙啓玄宮獻成武校齊
列文物增明昔遊漳滏賓從無聲今歸郊郭徒御相驚嗚呼哀哉
昔絳闕以遠徂轡青門而徐轉指馳道而詎前望國都而不踐陵
修阪之威夷遡平原之悠緬蹊蹠足以酸嘶挽悽鏘而流泣嗚呼
哀哉混哀音於蕭籟變愁容於天日雖夏木之森陰返寒林之蕭
瑟旣將反而復疑如有求而遂失謂天地其無心遽永潛於客質
嗚呼哀哉卽玄宮之冥漠安神寢之清閤傳聲華於懋典觀德業
於徽謚懸忠貞於日月播鴻名於天地惟小臣之紀言實含毫而
無媿嗚呼哀哉天子仁德素著及薨朝野惋愕京師男女奔走宮

門號泣滿路四方氓庶及疆徼之民間喪皆慟哭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誥文言爲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爲文章英華二十卷文選三十卷

哀太子大器字仁宗太宗嫡長子也普通四年五月丁酉生中大通三年封宣城郡王食邑二千戶尋爲侍中中衛將軍給鼓吹一部大同四年授使持節都督揚徐二州諸軍事中軍大將軍揚州刺史侍中如故大清二年十月侯景寇京邑敕太子爲臺內大都督三年五月太宗卽位六月癸酉立爲皇太子大寶二年八月賊景廢太宗將害太子時賊黨稱景命召太子太子方講老子將欲下牀而刑人掩至太子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耳刑者欲以衣帶絞之太子曰此不能見殺乃指繫帳竿下繩命取絞之而絕時年二十八太子性寬和兼神用端凝在於賊手每不屈意

初侯景西上攜太子同行及其敗歸部伍不復整肅太子所乘船居後不及賊衆亡心懷竝勸因此入北太子曰家國喪敗志不

圖生主上蒙塵寧忍

心離吾今逃匿乃是叛父非謂避賊便涕泗

嗚咽令卽前進賊以太子有器度每常憚之恐爲後患故先及禍承聖元年四月追諡哀太子

愍懷太子方矩字德規世祖第四子也初封南安縣侯隨世祖在荆鎮太清初爲使持節督湘郢桂寧成合羅七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湘州刺史尋徵爲侍中中衛將軍給鼓吹一部世祖承制拜王太子改名元良承聖元年十一月景子立爲皇太子及西魏師陷

荆城太子與世祖同爲魏人所害太子聰穎頗有世祖風而凶暴

猜忌敬帝承制追愍懷太子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孟軻有言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

若乃布衣韋帶之士在於畎畝之中終日爲之其利亦已博矣況乎處重明之位居正體之尊克念無怠烝烝以孝大舜之德其何遠之有哉

梁書卷八

列傳第二

終

梁書卷九

列傳第三

王茂

曹景宗

柳慶遠

王茂字休遠太原祁人也祖深北中郎司馬父天生宋末爲列將於石頭克司徒袁粲以勳至巴西梓潼二郡太守上黃縣男茂年數歲爲大父深所異常謂親識曰此吾家之千里駒成門戶者必此兒也及長好讀兵書駿略究其大旨性沈隱不妄交遊身長八尺潔白美容觀齊武帝布衣時見之歎曰王茂年少堂堂如此必爲公輔之器宋昇明末起家奉朝請歷後行軍參軍司空騎兵太尉中兵參軍魏將李烏奴寇漢中茂受詔西討魏軍退還爲鎮南

司馬帶臨湘令入爲越騎校尉魏寇兗州茂時以寧朔將軍長史鎮接北境入爲前軍將軍江夏王司馬又遷寧朔將軍江夏內史建武初魏圍司州茂以郢州之師救焉高祖率衆先登賢首山魏將王肅劉昶來戰茂從高祖拒之大破肅等魏軍退茂還郢仍遷輔國長史襄陽太守高祖義師起茂私於張弘策勸高祖迎和帝高祖以爲不然語在高祖紀高祖發雍部每遣茂爲前驅師次郢城茂進平加湖破光子矜吳子陽等斬馘萬計還獻捷於漢州郢魯旣平從高祖東下復爲軍鋒師次秣陵東昏遣大將王珍國盛兵朱雀門衆號二十萬度航請戰茂與曹景宗等會擊大破之縱兵追奔積屍與航欄等其赴淮死者不可勝算長驅至宣陽門建康城平以茂爲護軍將軍俄遷侍中領軍將軍群盜之燒神獸門也茂率所領到東掖門應赴爲盜所射茂躍馬而進群盜反走茂以

不能式遏姦盜自表解職優詔不許加鎮軍將軍封望蔡縣公邑二千三百戶是歲江州刺史陳伯之舉兵叛茂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諸軍事征南將軍江州刺史給鼓吹一部南討伯之伯之奔于魏時九江新離軍寇民思反業茂務農省役百姓安之四年魏侵漢中茂受詔西討魏乃班師六年遷尚書右僕射常侍如故固辭不拜改授侍中中衛將軍領太子詹事七年拜車騎將軍太子詹事如故八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侍中如故時天下無事高祖方信仗文雅茂心頗怏怏侍宴醉後每見言色高祖常宥而不之責也十一年進位司空侍中尹如故茂辭京尹改領中權將軍茂性寬厚居官雖無譽亦爲吏民所安居處方正在一室衣冠儼然雖僕妾莫見其惰容姿表瓌麗須眉如畫出入朝會每爲衆所瞻望明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開

府同三司之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視事三年薨於州時年六十高祖甚悼惜之賻錢三十萬布三百匹詔曰旌德紀勳哲王令軌念終追遠前典明誥故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茂識度淹廣器宇凝正爰初艸昧盡誠宣力綢繆休戚契濶屯夷方賴謀猷永隆朝寄奄至薨殞朕用動于厥心宜增禮數式昭盛烈可贈侍中太尉加班劔二十人鼓吹一部諡曰忠烈初茂以元勳高祖賜以鐘磬之樂茂在江州夢鐘磬在格無故自墮心惡之及覺命作樂既成列鐘磬在格果無故編皆絕墮地茂謂長史江詮曰此樂天子所以惠勞臣也樂既極矣能無憂乎俄而病少日卒子貞秀嗣以居喪無禮爲有司奏徙越州後有詔留廣州乃潛結仁威府中兵參軍杜景欲襲州城長史蕭昂討之景魏降人與貞秀同戮

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也父欣之爲宋將位至征虜將軍徐州刺史景宗幼善騎射好畋獵常與少年數十人澤中逐麋鹿無還騎趁鹿鹿馬相亂景宗於衆中射之人皆懼中馬足鹿應弦輒斃以此爲樂未弱冠欣之於新野遣出州以匹馬將數人於中路卒逢蠻賊數百圍之景宗帶百餘箭乃馳騎四射每箭殺一蠻蠻遂散走因是以膽勇知名頗愛史書每讀穰苴樂毅傳輒放卷歎息曰丈夫當如是辟西曹不就宋元徽中隨父出京師爲奉朝請員外遷尚書左民郎尋以父憂去職還鄉里服闋刺史蕭赤斧板爲冠軍中兵參軍領天水太守時建元初蠻寇群動景宗東西討擊多所擒破齊鄱陽王鐸爲雍州復以爲征虜中兵參軍帶馮翊太守督峴南諸軍事除屯騎校尉少守督峴南與州里張道門厚善道門齊車騎將軍敬兒少子也爲武陵太守敬兒誅道門於郡伏法

親屬故吏莫敢收景宗自襄陽遣人舩到武陵收其屍骸迎還殯葬鄉里以此義之建武二年魏主托跋宏寇赭陽景宗爲偏將每衝堅陷陣輒有斬獲以勳除游擊將軍四年太尉陳顯達督衆軍北圍馬圈景宗從之以甲士二千設伏破魏援托跋英四萬人及尅馬圈顯達論功以景宗爲後景宗退無怨言魏主率衆大至顯達宵奔景宗導入山道故顯達父子獲全五年高祖爲雍州刺史景宗深自結附數請高祖臨其宅時天下方亂高祖亦厚如意焉永元初表爲冠軍將軍竟陵太守及義師起景宗聚衆遣親人杜思冲勸先迎南康王於襄陽卽帝位然後出師爲萬全計高祖不從語在高祖紀高祖至竟陵以景宗與冠軍將軍王茂濟江圍郢城自二月至於七月城乃降復帥衆前驅至南州領馬步軍取建康道次江寧東昏將李居士以重兵屯新亭是日選精騎一千至

江寧行頓景宗始至安營未立且師行日久器甲穿弊居士望而輕之因鼓噪前薄景宗景宗被甲馳戰短兵裁接居士棄甲奔走景宗皆獲之因鼓而前徑至阜茨橋築壘景宗又與王茂呂僧珍倚角破王珍國於大航茂衝其中堅應時而陷景宗縱兵乘之景宗軍士皆桀黠無賴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掠財物略奪子女景宗不能禁及高祖入頓新城嚴申號令然後稍息復與衆軍長圍六門城平拜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封湘西縣侯食邑一千六百戶仍遷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天監元年進號平西將軍改封竟陵縣侯景宗在州鬻貨聚斂於城南起宅長堤以東夏口以北開街列門東西數里而部曲殘橫民頗厭之二年十月魏寇司州圍刺史蔡道恭時魏攻日苦城中負板而汲景宗望門不出但耀車遊獵而已及司州城陷爲御史中丞任昉所

奏高祖以功臣寢而不治徵爲護軍旣至復拜散騎常侍右衛將軍五年魏托跋英寇鍾離圍徐州刺史昌義之高祖詔景宗督衆軍援義之豫州刺史韋叡亦預焉而受景宗節度詔景宗頓道人洲待衆軍齊集俱進景宗固啓求先據邵陽洲尾高祖不聽景宗欲專其功乃違詔而進值暴風卒起頗有渰溺復還守先頓高祖聞之曰此所以破賊也景宗不進蓋天意乎若孤軍獨往城不時立必見狼狽今得待衆軍同進始大捷矣及韋叡至與景宗進頓邵陽洲立壘去魏城百餘步魏連戰不能却殺傷者十二三自是魏軍不敢逼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儀甚盛魏人望之奪氣魏大將楊大眼對橋北岨立城以通糧運每牧人過岨伐芻藁皆爲大眼所略景宗乃募勇敢士千餘人徑渡大眼城南數里築壘親自舉築大眼率衆來攻景宗與戰破之因得壘成使別將趙岬守之因謂爲趙草城是後恣芻牧焉大眼時遣抄掠輒反爲趙岬所獲先是高祖詔景宗等逆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爲火攻計令景宗與叡各攻一橋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六年三月春水生淮水暴長六七尺叡遣所督將馮道根李文釗裴邃韋寂等乘艦登岨擊魏洲上軍盡殫景宗因使衆軍皆鼓噪亂登諸城呼聲震天地大眼於西岨燒營英自東岨棄城走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爭投水死淮水爲之不流景宗令軍主馬廋躡大眼至滅水上四十餘里伏屍相枕義之出逐英至浴口英以匹馬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屍骸枕藉生擒五萬餘人收其軍糧器械積如山岳牛馬驢騾不可勝計景宗乃搜軍所得生口萬餘人馬千匹遣獻捷高祖詔還本軍景宗振旅凱入增封四百并前爲二千戶進爵爲公詔拜侍中領軍將軍給鼓吹一部景宗爲人自恃尚勝每作書字有不解不以

問人皆以意造焉雖公卿無所推揖惟韋叡年長且州里勝流特相敬重同讌御筵亦曲躬謙遜高祖以此嘉之景宗好內妓妾至數百窮極錦繡性躁動不能沈默出行常欲褰車帷慢左右輒諫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我昔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麋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肉甜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慢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遭此色色使人無氣爲人嗜酒好樂臘月於宅中使作野虐逐除遍往人家乞酒食本以爲戲而部下多剽輕因弄人婦女奪人財貨高祖頗知之景宗乃止高祖數讌見功臣共道故舊景宗醉後謬忘或誤稱下官高祖故縱之以爲笑樂七年遷侍中中衛將軍江州刺史赴任卒於道時年五十二詔賻錢二十萬布三百匹追贈征北將軍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壯子皎嗣

柳慶遠字文和河東解人也伯父元景宋太尉慶遠起家郢州主簿齊初爲尚書都官郎大司馬中兵參軍建武將軍魏興太守郡遭暴水流漂居民吏請徙民杞城慶遠曰天降雨水豈城之所知吾聞江河長不過三日斯亦何慮命築土而已俄而水過百姓服之入爲長水校尉出爲平北錄事參軍襄陽令高祖之臨雍州問京兆人杜惲求州綱惲舉慶遠高祖曰文和吾已知之所問未知者耳因辟別駕從事史齊方多難慶遠謂所親曰方今天下將亂英雄必起庇民定霸其吾君乎因盡誠協贊及義兵起慶遠常居帷幄爲謀主中興元年西臺選爲黃門郎遷冠軍將軍征東長史從軍東下身先士卒高祖行營壘見慶遠頓舍嚴整每歎曰人人

若是吾又何憂建康城平入爲侍中領前軍將軍帶淮陵齊昌二郡太守城內嘗夜失火禁中驚懼高祖時居宮中悉斂諸鑰問柳侍中何在慶遠至悉付之其見任如此霸府建以爲太尉從事中郎高祖受禪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加征虜將軍封重安侯食邑千戶母憂去職以本官起之固辭不拜天監二年遷中領軍改封雲杜侯四年出爲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高祖餞於新亭謂曰卿衣錦還鄉朕無西顧之憂矣七年徵爲護軍將軍領太子庶子未赴職仍遷通直散騎常侍右衛將軍領右驍騎將軍至京都值魏宿預城請降受詔爲援於是假節守淮陰魏軍退八年還京師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雍州大中正十年遷侍中領軍將軍給扶并鼓吹一部十二年遷安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慶遠重爲本州頗厲清節士庶

懷之明年春卒時年五十七詔曰念往篤終前王令則式隆寵數列代恒規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安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雲杜縣開國侯柳慶遠器識淹曠思懷通雅爰初艸昧預屬經綸遠自升平契濶禁旅重牧西藩方弘治道奄至殞喪傷慟于懷宜追榮命以彰茂勳可贈侍中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鼓吹侯如故諡曰忠惠賻錢二十萬布二百匹及喪還京師高祖出臨哭于津嗣初慶遠從父兄衛將軍世隆嘗謂慶遠曰吾昔夢太尉以褥席見賜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必光我公族至是慶遠亦繼世隆焉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王茂曹景宗柳慶遠雖世爲將家然未顯奇節梁興因日月末光以成所志配迹方邵勒勳鐘鼎偉哉昔漢光武全愛功臣不過朝請特進寇鄧耿賈咸不盡其器力茂等迭據

方岳位終上將君臣之際邁於前代矣

梁書卷九 列傳第三

梁書卷十

列傳第四

蕭穎達

夏侯詳

蔡道恭

楊公則

鄧元起

蕭穎達蘭陵人齊光祿大夫赤斧第五子也少好勇使氣起家冠軍兄穎胄齊建武末亦爲西中郎外兵參軍俱在西府齊季多難頗不自安會東昏遣輔國將軍劉山陽爲巴西太守道過荊州密敕穎胄襲雍州時高祖已爲備矣仍遣穎胄親人王天獸以書疑之山陽至果不敢入城穎胄計無所出夜遣錢塘人朱景思呼西

中郎城局參軍席闡文諮議參軍柳忱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蓄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人衆又不敵取之必不可制之歲寒復不爲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獸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忱亦勸焉穎達曰善及天明穎胄謂天獸曰卿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乃斬天獸以示山陽山陽大喜輕將步騎數百到州闡文勒兵待於門山陽車踰限而門闔因執斬之傳首高祖且以奉南康王之議來告高祖許焉和帝卽位以穎胄爲假節侍中尚書令領吏部尚書都督行留諸軍事鎮軍將軍荊州刺史留衛西朝以穎達爲冠軍將軍及楊公則等率師隨高祖高祖圍郢城達會軍於漢口與王茂曹景宗等攻郢城陷之隨高祖平江州高祖進漂州使與曹景宗先率馬步

進趨江寧破東昏將李居士又下東城初義師之起也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瓚巴西太守魯休烈弗從舉兵侵荊州敗輔國將軍任議之於硤口破大將軍劉季慶於上明穎胄遣軍拒之而高祖已平江郢圖建康穎胄自以職居將不能拒制瓚等憂愧不樂發疾數日而卒州中祕之使似其書者假爲敕命及瓚等聞建康將平衆懼而潰乃始發喪和帝贈穎胄丞相義師初穎達弟穎孚自京師出亡廬陵人循景智潛引與南歸至廬陵景智及宗人靈祐爲起兵得數百人屯西昌藥山湖穎達聞之假穎孚節督廬陵豫章臨川南康安成五郡軍事冠軍將軍廬陵內史穎孚率靈祐等進據西昌東昏遣安西太守劉希祖自南江入湖拒之穎孚不能自立以其兵由建安復奔長沙希祖追之穎孚緣山踰嶂僅而獲免在道絕糧後因食過飽而死建康城平高祖以穎達爲前將軍

丹陽尹上受禪詔曰念功惟德列代所同追遠懷人彌與事篤齊
故侍中丞相尚書令穎胄風格峻遠器寓深邵清猷盛業問望斯
歸締構義始肇基王迹契濶屯夷載形心事朕膺大改物光宅區
宇望岱觀河永言號慟可封巴東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本官如
故贈穎孚右衛將軍加穎達散騎常侍以公事免及大論功賞封
穎達吳昌縣侯邑千五百戶尋爲侍中改封作唐侯縣邑如故遷征
虜將軍太子左衛率御史中丞任昉奏曰臣聞貧觀所取窮視不
爲在於布衣窮居介然之行尚可以激貪厲俗惇此薄夫況乎伐
冰之家爭雞豚之利衣繡之士受賈人之服風聞征虜將軍臣蕭
穎達啓乞魚軍稅輒攝穎達宅 彭難當到臺辨問列稱尋生魚
典稅先本是鄧僧琰啓乞限訖今年五月十四日主人穎達于時
謂非新立仍啓乞接代僧琰卽蒙降許登稅與史法論一年收直

五十萬知其列狀則與風聞符同穎達卽主臣謹案征虜將軍太
子左衛率作唐縣開國侯臣穎達備位大臣預聞執憲私謁亟陳
至公寂寞屠中之志異乎鮑肆之求魚殮之資不俟潛有之數遂
復申茲文二追彼十二風體若茲準繩斯在陛下弘惜勳良每爲
曲法臣當官執憲敢不直繩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穎達所居官
以侯還第有詔原之轉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俄復爲侍中衛尉卿
出爲信威將軍豫章內史加秩中二千石治任威猛郡人畏之遷
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將軍如故頃之徵爲通直散
騎常侍右驍騎將軍旣處優閑尤恣聲色飲酒過度頗以此傷生
九年遷信威將軍右衛將軍是歲卒年三十四車駕臨哭給東園
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布二百匹追贈侍中中衛將軍
鼓吹一部諡曰康子敏嗣穎胄子靡襲巴東公位至中書郎早卒

夏侯詳字叔業譙郡人也年十六遭父艱居喪哀毀三年廬于墓嘗有雀三足飛來集其廬戶衆咸異焉服闋刺史殷琰召補主簿宋太始初琰舉豫州叛宋明帝遣輔國將軍劉劭討之攻守連月人情危懼將請救於魏詳說琰曰今日之舉本効忠節若社稷有奉便歸身朝廷何可屈身北面異域且今魏氏之卒近在淮次一軍未測去就懼有異圖今若遣使歸款必厚相慰納豈止免罪而已若謂不然請充一介琰許之詳見劭曰將軍嚴圍峭壘矢刃如霜城內愚徒實同困獸士庶懼誅咸欲投魏僕所以踰城歸德敢布腹心願將軍弘曠蕩之恩垂霈然之惠解圍退舍則皆相率而至矣劭許之詳曰審爾當如君言而詳請反命劭遣到城下詳呼城中人語以劭辭即日琰及衆俱出一州以全劭爲刺史又補主簿頃之爲新汲令治有異績刺史段佛榮班下境內爲屬城表轉

治中從事史仍遷別駕歷事八將州部稱之齊明帝爲刺史雅相器遇及輔政招令出都將大用之每引詳及鄉人裴叔業日夜與語詳輒末略不酬帝以問叔業叔業告詳詳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由此微有忤出爲征虜長史義陽太守頃之建安成爲魏所圍仍以詳爲建安成王帶邊城新蔡二郡太守并督光成弋陽汝鄧五郡衆赴之詳至建安魏軍引退先是魏又於淮上置荆亭戍常爲寇掠累攻不能禦詳率銳卒攻之賊衆大潰皆棄城奔走建武末徵爲游擊將軍出爲南中郎司馬南新蔡太守齊南康王爲荊州遷西中郎司馬新興太守便道先到江陽時始安王遙光稱兵京邑南康王長史蕭穎胄竝未至中兵參軍劉山陽先在州山陽副潘紹欲謀作亂詳僞呼紹議事卽於城門斬之州府乃安遷司州刺史辭不之職高祖義兵起詳與穎胄同創大舉西臺建以詳

爲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南郡太守凡軍國大事穎胄多決於詳及高祖圍郢城未下穎胄遣衛尉席闡文如高祖軍詳獻議曰窮壁易守攻取執難頓甲堅城兵家所忌誠宜大弘經略詢納群言軍主以下至於匹夫皆令獻其所見盡其所懷擇善而從選能而用不以人廢言不以多罔寡又須量我衆力度賊樵糧窺彼人情權其形勢若使賊人衆而食少故宜計日而守之食多而力寡故宜悉衆而攻之若使糧力俱足非攻守所屈便宜散金寶縱反間使彼智者不用愚者懷猜此魏武之所以定大業也若三事未可宜思變通觀於人情計我糧穀若德之所感萬里同符仁之所懷遠邇歸義金帛素積糧運又充乃可以列圍寬守引以歲月此王翦之所以尅楚也若圍之不卒降攻之未可下間道不能行金粟無人積天下非家人情難可豫此則宜更思變計矣變計之道實資

英斷此之深要難以紙宣輒布言於席衛尉特願垂採高祖嘉納焉頃之穎胄卒時高祖弟始興王信留守襄陽詳乃遣使迎憺共參軍國和帝加詳禁兵出入殿省固辭不受遷侍中尚書右僕射尋授使持節撫軍將軍荊州刺史詳又固讓於憺天監元年徵爲侍中車騎將軍論功封寧都縣侯邑二千戶詳累辭讓至於懇切乃更授右光祿大夫侍中如故給親信二十人改封豐城縣公邑如故二年抗表致仕詔解侍中進特進三年遷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將軍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爲百姓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峰舊老相傳云刺史登此山輒被代因是歷政莫敢至詳於其地起臺榭延僚屬以表損挹之志六年徵爲侍中右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未至授尚書右僕射金紫光祿大夫侍中如故道病卒時年七十四上爲素服舉哀贈右光祿先是荆府城局參

軍吉士瞻役萬人浚仗庫防火池得金革帶鉤隱起雕鏤甚精巧篆文曰錫爾金鉤既公且侯士瞻詳兄女壻也女竊以與詳詳喜佩之其歲而貴矣

蔡道恭字懷儉南陽冠軍人也父郡宋益州刺史道恭少寬厚有大量齊文帝爲雍州召補主簿仍除員外散騎常侍後累有戰功遷越騎校尉後軍將軍建武末出爲輔國司馬汝南令齊南康王爲荊州薦爲西中郎中兵參軍加輔國將軍義兵起蕭穎胄以道恭舊將素著威略專相委任遷冠軍將軍西中郎諮議參軍仍轉司馬中興元年和帝卽位遷右衛將軍巴西太守魯休烈等自巴蜀連兵寇上明以道恭持節督西討諸軍事次土臺與賊合戰道恭潛以奇兵出其後一戰大破之休烈等降于軍門以功遷中領軍固辭不受出爲使持節右將軍司州刺史天監初論功封漢壽

縣伯邑七百戶進號平北將軍三年魏圍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入食裁支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道恭隨方抗禦皆應手摧却魏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壅道恭輒於壅內列矟衝鬪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壅水道恭載土掩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梯衝攻圍日急道恭於城內作土山厚二十餘丈多作大槩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刺魏人登城者魏軍甚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兄子僧勰從弟靈恩及諸將帥謂曰吾受國厚恩不能破滅寇賊今所苦轉篤勢不支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又令取所持節謂僧勰曰稟命出疆憑此而已卽不得奉以還朝方欲攜之同逝可與棺柩相隨衆皆流涕其年五月卒魏知道恭死攻之轉急先是朝廷遣郢州刺史曹景宗率衆赴援景宗到鑿峴頓兵不前至

八月城內糧盡乃陷詔曰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司州刺史漢壽縣開國伯道恭器幹詳審才志通烈王業肇構致力陝西受任邊垂効彰所莅寇賊憑陵竭誠守禦奇謀間出捷書日至不幸抱疾奄至殞喪遺略所固得移氣朔自非徇國忘已忠果竝至何能身沒守存窮而後屈言念傷悼特兼常懷追榮加等抑有恒數可贈鎮西將軍使持節都督刺史伯如故并尋購喪櫬隨宜資給八年魏許還道恭喪其家以女樂易之葬襄陽子澹嗣卒於河東太守孫固早卒國除

楊公則字君翼天水西縣人也父仲懷宋泰始初爲豫州刺史殷琰將琰叛輔國將軍劉劭討琰仲懷力戰死於橫塘公則隨父在軍年未弱冠冒陣抱尸號哭氣絕良久劭命還仲懷首公則殮畢徒步負喪歸鄉里由此著名歷官員外散騎侍郎梁州刺史范柏

年板爲宋熙太守領白馬戍主氏賊李烏奴作亂攻白馬公則固守經時矢盡糧竭陷於寇抗聲罵賊烏奴壯之更厚待焉要與同事公則僞許而圖之謀泄單馬逃歸梁州刺史王玄邈以事表聞齊高帝下詔褒美除晉壽太守在任清潔自守永明中爲鎮北長流參軍遷扶風太守母憂去官雍州刺史陳顯達起爲寧朔將軍復領太守頃之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構亂公則率師進討事平遷武寧太守在郡七年資無檐石百姓便之入爲前軍將軍南康王爲荊州復爲西中郎中兵參軍領軍將軍蕭穎胄協同義舉以公則爲輔國將軍領西中郎諮議參軍中兵如故率衆東下時湘州行事張寶積發兵自守未知所附公則軍及巴陵仍回師南討軍次白沙寶積懼釋甲以俟焉公則到撫納之湘境遂定和帝卽位授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湘州刺史高祖勅衆軍次于沔口曾

山城主孫樂祖郢州刺史張沖各據城未下公則率湘府之衆會於夏口時荊州諸軍受公則節度雖蕭穎達宗室之貴亦隸焉累進征虜將軍左衛將軍持節刺史如故郢城平高祖命衆軍卽日俱下公則受命先驅徑掩柴桑江州既定連旌東下直造京邑公則號令嚴明秋毫不犯所在莫不賴焉大軍至新林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遙見麾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床左右皆失色公則曰幾中吾脚談笑如初東昏夜還勇士攻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臥不起徐命擊之東昏軍乃退公則所領是湘溪人性怯懦城內輕之以爲易與每出盪輒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勵軍士尅獲更多及平城內出者或被剝奪公則親率麾下陣東掖門衛送公卿士庶故出者多由公則營焉進號左將軍持節刺史如故還鎮南蕃初公則東下湘

部諸郡多未賓從及公則還州然後諸屯聚並散天監元年進號平南將軍封寧都縣侯邑一千五百戶湘州寇亂累年民多流散公則輕刑薄斂頃之戶口克復爲政雖無威嚴然保已廉慎爲吏民所悅湘俗單家以賂求州職公則至悉斷之所辟引皆州郡著姓高祖班下諸州以爲法四年徵中護軍代至乘一舸便發費送一無所取仍遷衛尉卿加散騎常侍時朝廷始議北伐以公則威名素著至京師詔假節先屯洛口公則受命遵疾謂親人曰昔廉頗馬援以年老見遣猶自力請用今國家不以吾朽懦任以前驅方於古人見知重矣雖臨途疾苦豈可僂俛辭事馬革還葬此吾志也遂彊起登舟至洛口壽春士女歸降者數千戶魏豫州刺史薛公度遣長史石榮等前鋒接戰卽斬石榮遂北至壽春去城數十里乃反疾卒于師時年六十一高祖深痛惜之卽日舉哀贈車

騎將軍給鼓吹一部諡曰烈公則爲人敦厚慈愛居家篤睦視兄子過於其子家財悉委焉性好學雖居軍旅手不輟卷士大夫以此稱之子驃嗣有罪國除高祖以公則勳臣特詔聽庶長子眺嗣固讓歷年乃受

鄧元起字仲居南郡當陽人也少有膽幹膂力過人性任俠好賑施鄉里年少多附之起家州辟議曹從事史轉奉朝請雍州刺史蕭緬板爲槐里令遷弘農太守平西軍事時西陽馬榮率衆緣江寇抄商旅斷絕刺史蕭遙欣使元起率衆討平之遷武寧太守永元末魏軍逼義陽元起自郡援焉蠻帥田孔明附於魏自號郢州刺史寇掠三關規襲夏口元起率銳卒攻之旬月之間頻陷六城斬獲萬計餘黨悉皆散走仍戍三關郢州刺史張沖督河北軍事元起累與沖書求旋軍沖報書曰足下在彼吾在此表裏之勢所

謂金城湯池一旦捨去則荆棘生焉乃表元起爲平南中兵參軍事自是每戰必捷勇冠當時敢死之士樂爲用命者萬有餘人義師起蕭穎胄與書招之張沖待元起素厚衆皆懼沖及書至元起部曲多勸其還郢元起大言於衆曰朝廷暴虐誅戮宰臣群小用命衣冠道盡荆雍二州同舉大事何患不尅且我老母在西豈容背本若事不成政受戮辱朝幸免不孝之罪卽日治嚴上道至江陵爲西中郎中兵參軍加冠軍將軍率衆與高祖會于夏口高祖命王茂曹景宗及元起等圍城結壘九里張沖屢戰輒大敗乃嬰城固守和帝卽位授假節冠軍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遷給事黃門侍郎移鎮南堂西渚中興元年七月郢城降以本號爲益州刺史仍爲前軍先定尋陽及大軍進至京邑元起築壘於建陽門與王茂曹景宗等合長圍身當鋒鏑建康城平進號征虜將軍

天監初封當陽縣侯邑一千二百戶又進號左將軍刺史如故始述職焉初義師之起益州刺史劉季連持兩端及聞元起將至遂發兵拒守語在季連傳元起至巴西巴西太守朱士略開門以待先時蜀人多逃亡至是出投元起皆稱起義應朝廷師人新故三萬餘元起在道久軍糧乏絕或說之曰蜀土政慢民多詐疾若檢巴西一部籍注因而罰之所獲必厚元起然之涪令李膺諫曰使君前有嚴敵後無繼援山民始附於我觀德若糾以刻薄民必不堪衆心一離雖悔無及何必起疾可以濟師膺請出圖之不患資糧不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膺退率富民上軍資米餼得三萬斛元起先遣將王元宗等破季連將李奉伯於新巴齊晚盛於赤水衆進屯西平季連始嬰城自守晚盛又被元起將魯方達於斛石士卒死者千餘人師衆咸懼元起乃自率兵稍進至蔣橋去成

都二十里留輜重於郫季連復遣奉伯晚盛二千人問道襲郫陷之軍備盡沒元起遣魯方達之衆救之敗而反遂不能尅元起捨郫逕圍城柵其三面而塹焉元起出巡視圍柵季連使精勇掩之將至麾下元起下輿持楯叱之衆辟易不敢進時益部兵亂日久民廢耕農內外苦饑人多相食道路斷絕季連計窮會明年高祖使赦季連罪許之降季連卽日開城納元起元起送季連於京師城開郫乃降斬奉伯晚盛高祖論平蜀勲復元起號平西將軍增封八百戶并前二千戶元起以鄉人庾黔婁爲錄事參軍又得荊州刺史蕭遙欣故客蔣光濟竝厚待之任以州事黔婁甚清潔光濟多計謀竝勸爲善政元起之尅季連也城內財寶無所私勤恤民事口不論財色性本能飲酒至一斛不亂及是絕之蜀土翕然稱之元起舅子梁杵孫性輕脫與黔婁志行不同乃言於元起曰

城中稱有三刺史節下何以堪之元起由此疎黔婁光濟而治迹稍損在州二年以母老乞歸供養詔許焉徵爲右衛將軍以西昌侯蕭深藻代之是時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南鄭叛引魏人白馬戍主尹天寶馳使報蜀魏將王景胤孔陵寇東西晉壽竝遣告急衆勸元起急救之元起曰朝廷萬里軍不卒至若寇賊侵淫方須僕討董督之任非我而誰何事忽忽便救黔婁等苦諫之皆不從高祖亦假元起都督征討諸軍將救漢中比是魏已攻陷兩晉壽蕭藻將至元起頗營還裝糧儲器械略無遺者藻入城甚怨望之因表其逗留不惡軍事收付州獄於獄自縊時年四十八有司追劾削爵土詔減邑之半乃更封松滋縣侯邑千戶初元起在荊州刺史隨王叔元起爲從事別駕庾華堅執不可元起恨之大軍旣至京師華在城內甚懼及城平元起先遣迎華語人曰庾別駕若爲亂兵所殺我無以自明因厚遺之少時又嘗至其西沮田舍有沙門造之乞元起問田人曰有稻幾何對曰二十斛元起悉以施之時人稱其有大度元起初爲益州過江陵迎其母母事道方居館不肯出元起拜請同行母曰貧賤家兒忽得富貴詎可久保我寧死不能與汝共入禍敗元起之至巴東聞蜀亂使蔣光濟筮之遇蹇喟然歎曰吾豈鄧艾而及此乎後果如筮子鏗嗣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永元之末荊州方未有豐蕭穎胃悉全楚之兵首應義舉豈天之所啓人基之謀不然何其響附之決也穎達叔姪慶流後嗣夏侯楊鄧咸享隆名盛矣詳之謹厚楊蔡廉節君子有取焉

